



十三經注疏

孟子三

44-12
446
119

百十九



12
卷

波
18
119

學東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七上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孫奭疏

所錢文
有
直
直
精
固

趙氏注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爲黃帝之時人
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

疏

正義曰前章首論滕文公問以古道故以滕文公爲篇
題次於公孫丑問政謂其爲政莫大於反古也然則此

篇孟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爲篇題次於滕文公問以古
道是亦反古道者莫大乎明也遂次滕文公之篇所以揭離
婁爲此篇之題此篇凡六十章雖有巧智猶須法度二章言法
則堯舜鑿戒桀紂三章言安仁在於爲仁惡弗去則患及其
身四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諸身責己之道也五章言天
下國家本正則立本傾則暗六章言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
之流行可充四海七章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
下無敵八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九章言水性趨下民樂
歸仁十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十一章言親親敬長

近取諸己十二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十三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十四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者十五章言知人之道十六章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十七章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十八章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十九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二十章言小人為政不足問非君正國定下不邪侈二十一章言不虞獲譽不可為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二十二章言言出於身不惟其責則易之矣二十三章言人患在為師二十四章言尊師重道二十五章言舖啜沈浮君子不與二十六章言無後不可二十七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二十八章言天下之富貴不若得意於親其餘三十二章分在下卷不無敘焉。注離婁至題篇。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山南望而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蓋其人也離朱即離婁也論語第七篇首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其旨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

成方員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聰至聰不用六律不能

政不能平治天下正五音六律陽律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

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

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世之法也故曰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有善心而

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不行之不足

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

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篇愆過也所行

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聖人既竭目力

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

也盡已目力績以其四者方貞平直既竭耳力焉繼

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音須律而正也既竭心思

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盡心欲行恩繼以不

忍加惡於人之政則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

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

功多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

播其惡於眾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眾人也上無道

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

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

罹於密網也此亡國之政然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

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

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

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曰言國無禮義必亡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泚

泚泚泚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

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汝無然沓沓

但為非義非禮背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

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為之事使君為敬

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勉之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故有恭

敬賊三疏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正義曰此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固由先王禮義

爲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
道化行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
方負者公輸子魯班魯之巧匠也孟子謂離婁明雖足以察
秋毫之末公輸子其性雖巧然不以規矩之度不能成其方
負之器規所以負也言物之負者皆由規之所出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
方也言物之方者皆由矩之所出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
能正五音者師曠樂官名也孟子又謂師曠其耳雖聰善能
聽音然不得六律以和之固不能正其五音也六律五音大
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是六律也宮商角徵羽是五音
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堯舜二帝唐虞之
盛者也然而不以仁政而施之於天下故不能平治天下而
享無爲之功矣以其天下平治由仁政之施也如物之方負
必自規矩之所出五音之正由六律以和之者也今有仁心
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者
孟子言今之人君雖有仁人之心又有仁聲而遠聞四
方然而民皆不得霑被其恩澤不可爲後世之所法者以其
不行古先王之道而治之也無他蓋以先王之道有恩澤足
以被民其法可爲後世取象故也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
心仁聞亦若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堯舜之道不得以規矩六
律仁政爲之亦無如之何也已矣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

法不能以自行者此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復言之者也徒善
不足以為政蓋謂雖有先王之道而爲之善然而人不能行
而行之是徒善不足以爲政也徒法不能以自行蓋謂雖有
規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
也以其規矩六律之法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後能
成其方負正其五音也堯舜之道自不足以待人而用之然
而行之然後能平治天下而爲法於後世也詩云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遵先王之道而過者未之有也者孟子引大雅假
樂之篇文而云也蓋謂不愆不忘去其故舊典章皆循而
用之未有過失者也故復言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
有也典章者即先王之法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
準繩以爲方負平直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竭已
目力而視續以規矩準繩而爲方負平直故其用之不可勝
極也蓋規所以能負矩準繩所以能方負平直故其用之不可
故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者孟子
又言聖人既已盡其耳力而聽之又續以六律而正五音故
其用亦不可勝極也蓋六律所以正五音也既竭心思焉繼
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能
盡心之所思慮續以施其不忍人之政則仁恩德澤足以覆
蓋於天下矣無他以其仁恩廣大矣故云覆天下故曰爲高

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者
孟子言至於此又所以復言之者也蓋譬言人之欲為高者
必因其丘陵而為之也為下者必因其川澤而為之耳無他
以其丘陵之山其本高矣川澤之地其本下矣言為政於天
下者而不因先王之道是為之豈足謂之智者乎言不可謂之
智矣以其先王之道是為之所本焉故智乎大抵孟子言規矩準
繩六律者皆譬為政而言也抑亦知孟子長於譬喻者歟是
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者孟
子於此舉其譬喻乃曰是以惟仁者之君宜其處於高位為尊
也不仁之君而處高位是其處高位而播揚其惡於人民之
眾矣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者孟子言上之為君無道術
以表率其下之為臣無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信
其道德百工之作皆不信其度量君子之人以之觸義之所
其小人之人以之犯其刑憲然而如此而國尚存而不亡
者以其僥倖得存焉必云幸也蓋少存者也故曰城郭不
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者孟子言至此所以復言
之也故云城郭頽壞而不完兵甲之器少此非為國之災害

也田野荒蕪而不開辟貨財竭盡而無貯聚此非為國之害
也然而上之為君無禮法以檢制下之為人臣不學法度以
守職賊民相殺戮以之興起是則國之喪亡俱在朝夕無復
有日矣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泚泚猶沓沓也者自天方蹶至
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者自天方蹶至
泚泚猶沓沓也詩大雅板之篇詩也自事君至沓沓也者
孟子自解上云沓沓也者復為非禮義以事其王者也故曰天
之臣者無更沓沓但復為非禮義以事其王者也故曰天之
方蹶無然泚泚猶沓沓也蹶動也天謂王者也故曰天之
沓沓是也孟子復自解之言事君以無義之事事之其進退
無禮節其言則非先王之道而為言者若沓沓者也以其
當匡正其君不可復長君之道而為言者若沓沓者也以其
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惡耳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
復言之者也故云君之有難惡當責之以善事而閉其君之邪心
為之善是為恭臣恭其君也陳之以善事而閉其君之邪心
是謂敬其君者也如不責君之難不陳善而閉其君之邪心
曰我君不能行善固不諫正之者是謂殘賊其君者也故曰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注
公輸子至規矩也正義曰案淮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
悼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

下之巧工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
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
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是公輸即魯般也
或云是魯昭公之子也○注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至羽也
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晉平公鑄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
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
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為恥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
曠善聽為晉平公之樂師也云六律陽律大蕤姑洗蕤賓夷
則無射黃鐘案律麻志云呂不韋春秋言黃鐘之宮律之本
也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
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
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下生安
延致儒生博士亦為律呂云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
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位在子太蕤其數七十二
姑洗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無射
之數四十五以黃鐘大蕤為商姑洗為角生應鐘不比正
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日冬至音比林鍾
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
變甲子大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
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為音一律而生五音十

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五日以
當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凡此則以律正五音之
謂也○注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愆過也率循也
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舊典謂周
公之禮法也○注云詩大雅板之篇○正義曰箋注云蹶動
也泚泚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土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
方更變先王之道無沓沓然為
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意 孟子曰規矩方負之

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負須規矩也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一二者皆法堯舜

而已矣 堯舜之為君臣道備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

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

也 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

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

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則仁

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

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

也疏孟子曰規矩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

之至也者孟子言規矩之度其為方員之至者也謂之至者

以其至矣盡矣不可有加矣聖人是為人倫之至者亦然

人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

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者孟子言凡欲為人君者當

盡其為君之道也凡欲為人臣者當盡其為臣之道也此二

者在皆則法堯舜而已矣以堯舜所為君臣之道備矣不以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

民賊其民者也者言為人臣者如不以堯之所以事堯者事

君是不尊敬其君者也為人臣者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

治民是殘賊其民者也舜所以事堯者盡其義之道也堯之

所以治民者盡其仁之道也義所以敬其君者也仁所以愛

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

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也者孟子言孔子曰道有二是仁與不仁為二而已暴

虐其民以至於甚極則身必為下之所殺而國必喪亡矣不

至於極甚則身必危難而國必滅削謚之曰幽厲之君既謚

為幽厲以章惡於後世雖有孝子慈孫所出亦不能改此謚

也厲王但止於流彘幽王滅於戲是謂身危國削矣如身弑

國亡而孟子不止歸於人名者以其被所殺戮國已喪亡足

以章其惡固不待為謚而彰之矣如桀紂者詩云殷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所以鑒視在近而不遠者以其即在夏后之世是

謂殷之世所以鑒視在近而不遠者以其即在夏后之世是

王乃改正朔易服色是為湯王為殷之始王又云紂資辨捷
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醢九侯脯鄂侯武王東
伐至于盟津伐紂紂兵敗走入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
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殷民大悅武王於是為天子以
天子以周之王又云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之於是相
與畔厲王厲王出奔於彘昭曰彘晉地也漢為縣屬河
東今日永安是也厲王終于彘於是太子靜即位是為宣
王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
乃為燧火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
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燧火後不信諸侯益不至幽王
以號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
王幽王舉烽火徵兵不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汲豕紀年曰
湯滅夏以至于紂二十九年凡四百九十六年自武滅紂以
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注詩大雅蕩之篇○正義曰箋
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
誅紂今之王何以不用為之戒孟子於此所以引之以戒其
時之君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三代夏商

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而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

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

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

強酒

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喻惡亡而樂不仁也

此章言人所以安莫若為仁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上達下

而其道一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

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者孟子言夏商周三代之

王其所以得天下也以失天下者以仁存心為政於天下而得之

也三代之中其有以失天下者以仁存心為政於天下而得之

侯之國所以有廢而不興有興而不廢者亦如三代之得天

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也以其皆在於仁道而已天子

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

酒者孟子言為天子者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四海諸侯不仁

則不能安其社稷卿大夫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宗廟士庶人

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四體四體身之四肢也天子守四海諸

孟流卷七上

八

侯守社稷卿大夫守宗廟士庶人守其身故各因其所守而言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疾惡其死亡而以樂為不仁是若惡其醉酒而以強飲其酒耳亦論語孔子謂惡濕而居下之意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反其仁已

仁獨未至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詩云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詩已見上疏孟子曰至自

義曰此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於身是為責己之道也孟

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至而天下歸之者

孟子言愛人而人不親之必吾仁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己而

責之也禮接於人而人不禮報答之必吾之敬有所未至

也故當反己而責之也凡所行有不得於人者皆當反求諸

己而已以其身之所有未至也故當自反而責之蓋以身先

自治而正之則天下之人皆歸之而服其德也如顏淵克己

而天下歸仁焉是也詩云永言配命孟子曰人有恒言

自求多福已詭於上篇此固不說

皆曰天下國家恒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天

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家

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天下

者不得

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為本治其

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固任

所敬慎疏孟子曰至本在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國家

而已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也孟子曰人有

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者孟子言人之所常言皆曰天下國家

也天子有天下公侯有國大夫有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者言天下之根本獨在於公侯為之根本

也公侯之根本又在卿大夫為之根本也卿大夫之根本抑

又在於私身為之根本也如大學有云欲明明德於天下必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此

其意也云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謂之天下諸侯有國謂

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下有天下者或可以稱國故諸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慕思也賢

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孟子曰至溢乎四海○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者巨室喻卿大夫之家也孟子言爲政於天下易而不難也但不得罪於卿大夫之家也以其卿大夫之家以上則近君而君所待以輔弼以道則近民而民待以視效故君之言動其是非可得而刺也國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君民之從違而係之也故爲君不得罪於卿大夫則爲政可以行天下矣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者言卿大夫之所思慕也一國亦隨而思慕之一國所思慕則天下亦隨而思慕之故沛然大治其上之德教可以充溢乎四海如東注之水沛然流溢乎四海也此言四海猶中國則

謂之天下夷狄則謂之四海耳孟子之意蓋欲當時國君爲政直其道正其心使卿大夫慕之而不去則遠近雖異方莫不均慕之此德教所以溢乎四海亦如傳云大夫者近者視而傲之遠者望而傲之蓋其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不當逆也

也涕出而女於吳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

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爲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爲婚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

受命於先師也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命教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

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

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

五年足以為政小國美之故七年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

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

裸將于京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

士執裸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孔子曰仁不可為

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

仁者天下無敵與之為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

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

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疏孟子曰天下

喻其為國誰能違仁而無敵於天下也有道至逝不

以濯正義曰此章言遭衰逢亂屈伏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眾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孟子曰天

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

時小德樂為大德小賢樂為大賢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服大賢以其德之得於己者有多少故有大德小德以其賢

之賢於人也有遠近故有大賢小賢天下有道則論德而定位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而亂則小國弱國

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以其力有小大勢有強弱故有小有大

言二者皆天使然也順其天者存逆天者亡其天者故亡以其所遭之時然也故當順而不當逆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

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者孟子引齊景公謂諸侯既不

能以令制鄰國又不能受命以制於鄰國是自絕於交通朝聘之事也於是景公泣涕以女事於吳是時吳為強大也故

女於吳此乃小役大弱役強者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者言今也為之小國者

既以師其大國而恥羞受大國之命焉如此是若為之弟子

者以羞恥受教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者言如恥受命於大國莫若師法文王也如師法文王則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不過七年必能為政行於天下矣以言其時之易也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者此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言其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之意也其詩言商之子孫雖相附麗而不足以為強雖數至億而不足以為眾至文王膺受上天之駿命而商之孫子乃為君侯於周之九服中然為君處服于周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也不特商之子孫如此其為殷之侯者為壯美之士亦莫不執裸鬯之禮而皆助祭於周之京師也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者言孔子有曰為仁者不可為眾而當之也夫國君能好仁則天下無敵與之敵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者言今也欲為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為之是若持其熱物而不以濯也濯者以水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蓋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孟子於此所以引之蓋謂詩有云言誰能持其熱物往而不以水濯手也以其執熱須濯手於水也如欲無敵於天下必須為仁也。注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至為婚。正義曰云景謚也

者案史記云靈王十六年齊莊公母弟杵臼立是為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卒謚曰景地近荆蠻故注云蠻夷也注詩大雅至無當也正義曰箋云麗數也于於也言商之子孫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中言眾之不如德也九服案周禮九服云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人也毛注云殷士殷侯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鄭云裸謂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也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其柄用圭是也注詩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箋云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亦猶治國之道當用其賢人者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為危者反以為安必以其惡見

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

自取之也

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

夫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亦必自毀而後人毀

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人先自為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為可毀

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為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以見上篇說同

疏孟子曰至此之謂也

正義曰此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已也孟子曰不仁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者孟子言不仁之人可與言哉言不可與之言也以其不仁之人以危為之安以菑為之利樂行其所以亡者也如不仁而可以與言議以其能從諫從善也如此則何有亡國敗家者哉言不能亡國敗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者子曰至自取之也者孟子言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則可以洗濯我之纓滄浪之水濁兮則可以洗濯我之足以其纓在上人之所貴水清而濯纓則清者人之所貴也足

在下人之所賤水濁而濯足則濁者人之所賤也孔子曰小子當聽之清斯濯其纓濁斯濯其足貴賤人所自取之也孺子童稚也小子則孔子稱弟子也清斯喻仁濁斯喻不仁言仁與不仁見貴賤亦如此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孟子言夫人苟自為可侮之事然後人從其事而侮慢之家自為可毀讎之事而後人從而毀讎之國必自為可誅戮之事而人然後從而誅戮之斯亦自取之謂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已說在上篇。注云如臨深淵戰戰恐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之篇文也注云戰戰恐懼也趙氏放之而已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七上

孟子注疏

中庸精義卷七上
中庸精義卷七上

南昌縣知縣陳煦棻

孟子注疏卷七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離婁者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者作乃孔本韓本無者字

蓋以為黃帝之時人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無之字孔本韓本作黃帝時人也

乃成方圓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圓作員

故以名篇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名作

大簇

孔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作大簇誤

黃鍾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乃可為後世之法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之字孔本考文古本無世之二字韓本足利本無

之字也字

假樂之篇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假作嘉音義出嘉樂

未聞有過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續以其四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可得而審知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審知作知審

羅於密網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網作罔

兵甲不多

音義出甲兵云甲或作鉀案据音義則此經兵甲舊作甲兵

言天方動汝無然沓沓

廖本汝作女閩監毛三本然作敢孔本韓本汝作女然作敢音義出

動女

背先王之道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背下有棄字

使君為敬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為敬勉之是也

是勉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勉之作為敬是也案為敬勉之四字十行本並行末前

後行互換因而致誤

故有恭敬賊三者之善

閩監毛三本善作義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九字

章指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為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

觸義之所其

補案其字監毛本並作具

主方欲艱難天下之民

補案主當依監本作王毛本作五更謬

近在夏后之世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矣作耳

亦鑒于殷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于作於

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為規矩鑿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謚一

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正義案史記本紀云

義下脫日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以為天子

閩監毛三本同案此四字衍文毛本加圍蓋意欲刊去此文是也

夏商周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商作殷

在仁與不仁而已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而已作也

喻惡亡而樂不仁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注

章指言人所以

考文古本無此字

安莫若為仁惡而弗孔本作勿去患

必在

考文古本及韓本同

身自上達下其道一焉

諸侯不仁

不下脫為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而天下歸之

毛本而誤則

獨未至邪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獨作猶下同

猶未足邪

考文古本猶作獨

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躬

福則至矣

家謂卿大夫家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下家作也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固在所敬慎而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注文

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常

言必須敬慎也

沛然大治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作洽

四海之內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向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善巨室作嚮按向今鄉字嚮俗

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以充四海也

令告鄰國

閩本孔本韓本同監毛本鄰誤大

而恥受命教

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命教誤倒

故百年乃治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治作洽

小國美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美作差

執裸鬯之禮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鬯作暢音義出暢字案古鬯暢通用

喻其為國

上二字此本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而無敵於天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天下三字

章指言遭衰逢亂屈服强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

衆無德不親執執熱須濯明其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字不可違仁也

足利本無也字

者案史記云

案自此至下章疏則清者人之所貴也足止十行本缺一頁而板心數不缺誤也閩

本仍十行本之舊亦未補監本毛本不缺未詳據何本補足

以見上篇說同

毛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以作已下有也字考文古本以作已

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已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

孽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懼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栗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七下

本國圖書
圖書館

離婁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

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

也

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

民之歸仁也

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毆魚者獺也

為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

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

無王不可得已

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諸侯好為仁者，敵民若此也。湯武行之，今之欲王者猶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

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

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為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

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沉溺之道也。

疏

孟子曰：桀紂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沉溺所以明鑒戒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至心也者。孟子言桀紂失天下，是失其民，失其民乃是失其民之心也。得天下有道，至勿施爾也。者言人君所以得天下有其道也，得其民斯為得天下矣。所以

得其民有道者，得其民之心，斯為得民矣。所以得其心有道，在民所欲而與之，聚之民之所惡而勿施於民，則近得其心矣。民之歸仁也，至不可得已者，言民之歸親於仁人之君，如水之歸就於下，獸之樂趨於廣野矣。故為淵而聚其魚，而歸之淵者，是獺為之。歐矣，為叢木而聚其爵，而歸之叢者是鷹鷂為之。歐也，為湯王武王而聚其民，而歸之湯武者是桀與紂也。今夫天下為之君者，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下之諸侯皆為歐聚其民而歸之，亦如獺為淵，魚鷂為叢，歐爵者而歸之矣。如此雖欲不為王，不可得而不為耳。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已。身而死者，亦不得此三年之艾也。若苟不志於仁，於久雖終身憂辱，亦以陷於死亡之地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蓋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蓋言何能為之善乎？但相與其沉溺於忠難也。孟子所以言此者，欲時君在於久行其仁，不但欲為之王，然後乃行之耳。○注：獺，獺也。鷂，土鷂也。○正義曰：案釋名云：獺，形如猫，居水食魚者也。獺，獺之屬也。鷂，鷂之屬也。能食鳥雀。○詩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芮伯刺厲王之詩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

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

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為仁

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

正路而不由哀哉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也疏孟子曰

正義曰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為自暴者不可與之言議也有為自棄者不可與之有所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者此蓋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仁人之安宅也至哀哉者孟子言仁道乃人之所安之宅舍也義乃為人之正路也今有空曠其此宅而不安居之捨去此正路而不行之者是可得而哀傷之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是而言於當世也孟

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

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

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親敬長近

且至天下平者孟子言道在近而人乃求遠事在易而人乃求之於難但人人親愛其所親敬長其所長則天下即太平

大治矣親親即仁也長長即義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

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

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

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誠其身矣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已始本之於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故誠

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

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思行其誠以奉天

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疏孟子曰至未有能

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也孟子曰居
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者孟子言居下位而為
君上之臣者而不見獲於上則民故不可得而治之也以其
上之所以得民者乃治也獲於上有道至不誠其身者言獲
於上者有其道如不信於友則弗獲於上矣以其君之所以
願乎臣者忠也如臣弗信於友則其忠不足稱矣此所以弗
獲於上矣信於友有其道如事其親而弗悅其親則亦弗信
於友矣以其友之所以資於已者仁也如事親弗悅則其仁
不足稱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悅親有其道如反已而不誠
則弗悅於親矣以其親之所望於已者孝也如反身不誠則
其孝不足稱矣此所以不悅於親誠身有其道如不能明乎
善則不誠其身矣以其所謂誠者亦明乎在我之善而已如
不明其善則在我之善有所未明又安知所謂誠故不明乎
善則不誠其身矣由此推之則信於友是獲於上之道也悅
親是信於友之道也誠身是悅親之道也而明乎善者是不動
誠身之道也是故誠者天道也思誠者人道也至誠而不動
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者孟子言此故誠者是天
授人誠善之性者也是為天之道也思行其誠以奉天是為
人之道也然而至誠而有不感動者必無也故曰未有能動者
不至誠而能感動之者亦必無也故曰未有能動者也注曾

子三省大雅矜矜正義曰論語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
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是曾子三省
之事也大雅矜矜此蓋荀卿之言然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

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

矣子將安如言皆歸往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

為政於天下矣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

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疏孟子曰至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必為政於天下矣。正義曰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為政以勉諸侯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養老者孟子言伯夷辟紂之世乃辟紂而逃遁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作興而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之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太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又言太公辟紂之亂而辟居於東海之畔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至其子焉往者言伯夷太公二老乃天下之大老也猶父也而皆歸之是天皆歸之也。注伯夷讓國至歸周也。正義曰案太史公云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後因叩馬諫武王武王平殷亂二人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且餓死焉孔子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之下是也又云太公望東海之上人也或云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注云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正義曰書云五紀曰歲月日星辰麻數今云七紀者案魯

昭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杜注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

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

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

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為之多徵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

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

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

不容於死 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地而殺人

刑不足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

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

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
疏孟子曰求也至次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也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求為季氏之家臣不能佐君求非我之徒弟也乃令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至罪不容於死者孟子言由此冉求賦斂觀之以孔子所攻則今之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是皆棄之於孔子者也又況為之強戰爭地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野爭城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必不容於死以其罪大雖死刑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至任土地者次之者孟子又言故善能為陳而戰者服於上刑上刑重刑也合縱連橫之諸侯罪次務脩德者又次之以其又次連橫合縱之諸侯者刑也○注求孔子弟子至疾之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鄭氏曰魯國人又案論語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安國云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鄭注云小子門人也云季氏魯卿季康子者案左傳云季康子魯卿季孫肥諡曰康

論法曰安樂
撫民曰康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

不能掩其惡

眸子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心也

曾中正則眸子瞭焉

其眸子人焉廋哉

瞭明也眸子蒙目不明之貌

聽其言也觀

曰存乎人者至人焉廋哉○正義曰此章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者孟子言存在於人者莫貴乎眸子眸子瞳子也眸子不能蓋掩人之惡也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者言人曾中正而不邪則眸子於是乎明瞭明也曾中不正則眸子瞭焉而不明則眸子於是乎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者言知人之道但聽其言觀其言明與不明則人可見又安可廋匿之哉此孟子言知人之道但觀人之眸子耳○注眸子瞭明也眸子不

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

惡得為恭儉

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

從其所欲安得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恭儉之人儼然

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

和聲音笑貌強為之哉

疏

孟子曰恭者至為哉。正義曰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人臣恭

儉明其廉忠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者孟子言為之恭儉者則不侮慢於人亦不能僭奪於人

蓋以恭敬則不侮儉約則不奢故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

其民不順已之所欲安得為恭儉者焉為之恭儉又豈可以

聲音笑貌為之恭儉哉言人為恭儉在心

女授受不親禮與

淳于髡問禮男女不相親授

孟子曰禮也

親授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

髡曰見嫂溺水則當

曰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

男女

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孟子告髡曰此權此

權者反經而善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髡曰天下

溺矣夫子何不援之乎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子欲手援天下乎

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

疏

淳于髡曰至子欲手援天下乎。正義曰此章言權時之義

者也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髡齊國之人也

問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

也孟子答之以為是禮然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者髡又

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沈溺於水當以牽援以手乎曰嫂溺不

援是豺狼也孟子言如嫂之沈溺於水而不牽援之者是有

豺狼之心者也孟子言如嫂之沈溺於水而不牽援之者是有

喻之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者孟子

又告淳于髡以謂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嫂之沈溺援

之以手者是權道也夫權之為道所以濟變事也故權云為量或輕或重

有時乎不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云為量或輕或重

隨物而變者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之何也髡復問

孟子言今天下之道以沈溺之也夫子之不拯援之是如之

何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

子言天下之沈溺當以道拯援之嫂溺則當以手援之今子之言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言不可以手援天下當以道援之矣斯亦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問教何也子不親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

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

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

則惡矣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

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為反夷矣故曰惡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

離則不祥莫大焉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疏

公孫丑曰至不祥莫大焉父子之恩離則不祥莫大焉則離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公孫丑曰君子之不

教子何也公孫丑問孟子言君子以不自教誨其子是如之何孟子曰勢不行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君子所以不教子者是其勢之不行所以不自教也教之者必以正道而教之以正道而教之而子不行則續之憤怒既續之以憤怒則反傷其為父子之恩矣夷傷也父子之恩則父慈子孝是為父子之恩也今繼之以怒是非父之慈也且以子比之夫子既教我以正道而反父是則父子相傷矣其正道也如父子之間則父子必相疾惡也故云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者孟子又言古之時人皆更易其子而教之者以其父子之間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之恩離則不祥之大者也所謂易子而教者如己之子與他人教他人之子與己而教之是易子而教也所謂不祥之大者則禍之大者矣注夷有二說一說則以夷訓傷一說以夷為夷狄其義皆通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為大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未之聞也

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

孰

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

也

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

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

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

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

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將徹請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

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

不親

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孝

孟子曰事孰為大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上孝養志下孝

養口體者也孟子曰事孰為大守親為大守身為大守身為

大至吾未之聞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事者何事為大以其事

父母之親為大者也人之所守者何守為大以其守己之身

為大也不失其身而為能事其父母之親則我嘗聞之矣如

失其身而能事父母之親則我未之聞也蓋以己身尚不能

守之況能事其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

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為所事凡有所事於彼者是皆

為所事也然而事父母之親是所事之本也己人誰不為所

守凡有所守於我者是皆為所守也然而守身是所守之本

也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之謂也

豈非事親守身為事為守之本者歟曾子養曾皙至事親若

曾子可也者孟子又言昔日曾子奉養其父曾皙必有酒肉

將欲徹去曾子必請所欲與者如曾皙問復有餘剩曾子必

應曰有餘剩曾皙已死曾元奉養其曾子曾元曾子之子也

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元不請所欲與者如曾子復問有餘

剩曾元乃應之曰無矣遂將以酒食復進曾子也如此是謂

養其父之口體而已必若曾子之養父乃可謂養其父之志

也如事其親若曾子之事親則可矣蓋曾子知父欲有餘者

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也非法度也君仁莫不

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疏曰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問非賢臣

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問者也孟子曰人

不足與適也至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言小人在位不能

事君不足適責之也所行政教亦不足問非也惟大人之為

臣而事其君故能格正君心之非也○注詩云室人交徧適

我○正義曰蓋詩國風北門之篇文也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箋云我從外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

言室人亦不知己志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也言人之行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者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疏曰此章言

不虞獲譽求全受毀者也孟子言人有不虞度其功而終獲其名譽又有欲求全其行而終反受其人之毀者以言其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但務為善之實而不期人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不愠人之毀是皆行義以俟命而已矣○注尾生與陳不瞻之事○正義曰此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也其事煩故不重述耳孟子曰人之

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已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乃惑也疏曰此章言君子之患在好為人師者

孟子言人之有患非他特在其好為人之師也蓋在人患在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耳如務在好為人師則惑也樂

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

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曰子亦

來見我乎

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孟子見其來見

孟子見其來見

孟子見其來見

孟子見其來見

孟子見其來見

孟子見其來見

孟子見其來見

孟子見其來見

樂正子曰先生何為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問子來幾日乎曰昔

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

亦宜乎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曰

舍館未定孟子曰所止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

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曰克有

罪樂正子謝疏樂正子至克有罪正義曰此章言尊

善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樂正子從子

敖往齊而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曰樂正子來

遲故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問孟

子何為於我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又問樂正子

從子敖到齊以幾日乎曰昔者樂正子曰往日來至若數日

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又言子到數

日而今乃來見我則我出此言是其宜也曰舍館未定樂正

子又曰為客館所止未定故不能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

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又言子曾聞見長者之禮必待舍

館定然後乃見長者乎曰克有罪樂正子於是無所答乃對

孟子曰是克有罪也以其待舍館定然後見非尊師重道者也宜孟子以此責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

古之道而以舖啜也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學

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疏孟子謂樂正

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舖啜也疏孟子謂樂正

舖啜○正義曰此章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舖啜

沉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者孟子謂樂正子

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

啜也者孟子謂樂克曰子隨右師來至齊是徒以食飲而已

我不意有如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且今隨右師之遊而以

徒為其飲食也孟子所以言此蓋謂子敖我未嘗與之學古

者而今子乃隨之遊是誦道以從人之謂也○注云子敖齊

之貴人右師王驩者○正義曰此蓋以經文推而為解也公

孫丑篇云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

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下卷言公

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也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是知為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

疏孟子曰至君子以為猶告也。正義曰此章言大者言不孝於禮有三惟先祖無以承後世無以繼為不孝之大者而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家貧親老不為祿仕特不孝之小而已舜以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故孟子乃言此以謂舜受堯之二女所以不告父母而娶是為其無後也告之則不得娶故也君子於舜不告而娶是亦言舜猶告而娶之也以其反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為不告猶告也。注堯二女。正義曰案古史云舜有二妃一曰娥皇二

曰女英並堯之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

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

也知仁義所用而不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

實樂斯二者禮義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樂則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也

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

手之舞之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

疏孟子曰至足之蹈之也

義之本在孝悌蓋有諸中而形於外也孟子曰此章言仁

實事親是也至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者孟子言仁道之本實

在事親是也義之本實在從兄是也以其事親孝也從兄悌

也能孝悌是為仁義矣智之本實在知事親之孝從兄之弟

而弗去之者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

者言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由此言之則事親之孝

為仁之實凡移之於事君者則為仁之華也從兄之悌為義

之實則知凡移於從長者為義之華也知義為智之實則
知前識者是為智之華也禮之實在仁義則威儀為禮之華
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節奏為樂之華也凡此是皆從而可知
矣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知之
舞之言由仁義之實充之至於樂則流通而不鬱日進而不
已是其樂則生生則烏可已烏可已則得之於心而形之於
四體故不知手足蹈之所以者蓋當時有夷子不知一
本告子以義為外故孟子宜以是言之而救當時之弊者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

草芥也惟舜為然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為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

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

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

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舜以不順親意為非人子

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疏孟子曰至

孝。正義曰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為不若得意於親也孟子
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
然者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大悅樂而將歸嚮已視天下悅而
歸已但若一草芥不以為意者惟大舜為能如此也不得乎
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至此之謂大孝者孟
子又言人若不得事親之道則不可以為人若得事親之道
而不能順事親之志故不可以為人之子惟舜能盡其事父
母之道而瞽瞍頑嚮且亦致樂瞽瞍既以致樂而先天下而
天下亦從而化之瞽瞍致樂故天下父子者親親之道定此
所以為舜之大孝矣故曰此之謂大孝。注瞽瞍頑父也。
正義曰瞽瞍者案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
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頑者左
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七下

孟子注疏

而精嘉萬二千書
用而選精藏中精

南昌縣知縣陳煦棻

孟子注疏卷七下拔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水樂卑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卑作埤音義出

獸樂廣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廣作曠

欲卒求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欲上有而字

艾可以為灸人病

灸音久亦音究孫氏不為音俗譌作豕

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馭使就其君三年之

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沉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沈按依說文當作湛沈假

借字沉 溺所以明鑒戒也是可哀傷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古本也作哉

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

道在邇

考文古本邇作爾注同

以事其長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以作不

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則邇

考文古本作爾

而易也

而人乃求遠

閩本同監毛本作而人乃求之於遠當是據下文例增

天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故曰天道四字

人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人道也

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無不誠二字韓本作故曰未有能動者是利本無也字

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

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為貴也

皆天下之子耳

宋本耳作有

言皆歸往也

閩監毛三本韓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歸作將

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

考文古本作務

之二老遠至

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為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辟草萊任土地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作辟草任土孔本韓本作辟草任地案音義出任土則作任地非也

章指言聚斂富君

孔本韓本作民

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同

孔本韓本足利

聞鳴鼓以戰殺人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民

土食八肉罪不容死

以為大戮重人命之至也

瞳子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又古本上有目字案童正字瞳俗字

安可匿之哉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章指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為審矣

豈可以和聲音笑貌強為之哉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音作詔笑

下有之字足利本笑上有詔字

章指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

此權此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此作也案作也是

天下之道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上有今字

何不援之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章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

也

一說云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云作曰

父子反自相非

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自誤目

責於父云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於作其

不欲自相責以善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相字

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皆通矣

閩本同監毛二本刪矣字

失不義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考文古本作失仁義韓本足利本作夫不義○按失不義是

乃為至孝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父母之親為大者也

閩本同監本毛本無者字

己人誰不為所守

補監毛本己作夫是也

政不足與間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無與字音義出足問

室人交徧適我

廖本適作諱

政教不足復非說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說作訛案音義出非說作說非也蓋

形相近而譌

乃能正君也非法度也

閩本同廖本監毛二本孔本韓本上也作之是

章指言小人為政不足問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

定下

韓本考文古本作上

不邪侈將何間也

亦不足問非也

閩本同監毛二本非下有之字

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無虞字時作

將

者陳不瞻

閩本監本毛本不瞻誤瞻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作若

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為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正

行不由斯二者也

章指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此章疏文全脫

乃惑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乃字

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

曰師哉師哉

孔本韓本哉作乎按哉字是也否則與楊子法言不合

桐子之命不慎

則有患矣

而出此言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深思望重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深思作思深

故不即來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無也字

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孟

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宜孟子以備貴之

閩監二本貴作責是也毛本備貴作此責

王驩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章指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置窮處鋪啜沉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沈是也

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

此下空三字當是衍字而剗去之也○今不空三字俱提上寫故下章

孟子曰頂格寫

家窮親老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窮作貧

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

孝蔽者所聞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禮義之實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義作樂

惡可已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手之舞之也

閩本同監毛二本孔本韓本無也字

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

孔本脫孝弟二字

之至通於神

明況於歌舞不

考文古本作而

能自知蓋有諸中形於外也

知義為智之實

閩本義上剗增仁字監毛本同閩本

而瞽瞍底豫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底作底案音義之爾切與底都禮切不同經典內用底字不多而俗刻多底譌為

底

章指言以天下之貴富為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嚚

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

與比崇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孟子注疏卷七下按勘記

奉新趙儀吉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上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二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為此卷也此卷凡三十有

政為首三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舊君之服蓋

有所興諷喻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

上為下傲六章言大人不為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

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十一言視民

如子則民懷矣十二言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

之大事十三言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言言廣尋道意

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朴十五章言五伯服人三王服

心十六章言進賢受賞蔽賢蒙戮十七章言有本不竭無本

則涸十八章言禽獸俱含天氣眾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

之主於己也十九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二十

章言詩書與春秋二十一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二十二

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三章言求交友必得其人二十四

章言貌好行惡當修飾之惟義為常二十五章言能修性守

故天道可知二十六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二十七章言君子責已小人不改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二十八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焉稷二十九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三十章言曾子子思處義非謬者也三十一章言人之道殊賢愚體別三十二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凡此三十二章合前卷二十八章是離婁一篇有六十七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文

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

周之舊邑近吠夷吠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大地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鄆鎬之地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

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地土

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王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

言聖人之度疏孟子曰至其揆一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

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之地其卒於鳴條之野是東夷之人也以其地在東方故曰東夷之人文王其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其始生於岐山下其終卒於畢郢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岐山本是周邑故曰岐周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遠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二百年無異一為先聖於前一為後聖在後其所揆度則一而無二也以其同也揆度也○注生始至東夷之人也○正義曰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麻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娶以二女遂舉用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山是為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其本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其本

顛項之墟推之則衛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負夏之為地名也一云負夏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史記云帝舜為有虞皇甫謐云舜嬪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注岐周畢郢至鄠也○正義曰案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義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駢案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曰周古公有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後立為西伯徙都鄠徐廣曰鄠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鄠在上林昆明北有鄠池去鄠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徐廣云文王九十七崩謚為文王謚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蒙接禮曰文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馬融曰畢地故曰畢郢○注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周禮有六節○正義曰案史記世表推之是自舜至文王有千二百歲矣其文頌更不錄周禮六節案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注云以金為節鑄象也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或曰函關門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

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子產聽

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溱洧水

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

一月徒枉成十一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以為子產有惠

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七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

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君子為國家平治政

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悅之欲自加恩以成其意則日力不足

以足疏子產聽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正義曰此章言

之也輿濟人於溱洧者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國水名也言子產為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溱洧之水乃

不忍遂以所乘之車輿濟渡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言子產雖有恩惠及人而以陸地乘輿而濟入於溱洧然而不知行其不忍人之政而濟人矣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其政也言歲中以十一月兩畢乾晴之時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杠者說文云石砥石橋也俗作杠從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月成津梁則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如此民皆得濟所以未有憂病其涉者也君子之為但平其政事使無違失行法於人而使尊之其若此則可也又安得人而濟渡之乎如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而我應者有不足焉故為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悅雖日力之窮亦不足以為濟之矣但平其政事使徒杠成於十一月輿梁成於十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產不知為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輿濟人為之惠故宜孟子言之於當時以激勸而譏諷之也○注子產鄭卿為政聽訟溱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又魯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卿為政聽訟也云溱洧水名者蓋鄭國之水名案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水在鄭國南入于洧則知溱洧水名在鄭國也○又於注周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

津梁成是其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

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

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綠

君恩以為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

服矣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以為服 曰諫行言聽膏澤

下於民有故而去則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

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

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為臣之時謀行言從惠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

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服矣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

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

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

何服之有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疏孟子告齊

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相應猶若影
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諭宣王勤以仁也孟子告齊宣王
曰至如寇讎者孟子告諭齊宣王謂君之視其臣如畜之犬馬則臣
足則臣亦視君如己之腹心君之視其臣如土芥之賤而棄
亦視其君但以國人遇之也君之視其臣如土芥之賤而棄
之則臣視其君亦如寇讎惡而絕之也凡此君臣施報相待
以為用矣蓋無為於其內者腹心也為於其外者手足也
君臣相須猶一體也此言相待施報均於厚也若以君視臣
如犬馬之畜而臣視君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惡之此
於薄也以君視臣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惡之此
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賤也然則君臣施報亦隨之而已王曰
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之服矣宣王問孟子於禮為舊君
有喪服何如斯可為之服矣孟子答之謂臣之於君君有過謬而諫之
聽至則為之服矣孟子答之謂臣之於君君有過謬而諫之

則行事有可為而言之則聽而膏潤之恩澤施之又下決於
民此得行其道也然不幸遭其事故而去之則國君使人導
之以達其情至出國之疆界又先其所往之邦以稱譽之
去三年之久而不反歸然後國君乃收其田業里居此三者
是謂三有禮焉如此三有禮則可為之喪服矣今也為臣諫
則不行言則不聽至何服之有孟子又言今之為臣於國君
君有過謬及其諫也則拒之而弗得行言則違之而弗聽而
膏澤又不得以下決此則拒之而弗得行言則違之而弗聽而
之君乃不使人導之且搏執其親族而戮之又困極而惡之
於其所往之邦即自離去之日遂便收其田業里居此是謂
遇其臣如寇讎之惡既以寇讎遇其臣則臣尚何有喪服為
哉注舊臣為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如儀禮言以道去君
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禮記云臣之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
為之服是為舊臣服喪服之謂也注如華元奔晉隨會奔
秦正義曰案左傳成十五年華元為右師華元曰我為右
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
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為左師自止華元於河上後
及奔晉得五月日乃反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
于宋是也云隨會奔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奔秦隨會從之
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魏壽餘偽以魏

叛者以誘士會士會既濟魏人謀而還杜注云喜得士會也是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

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惡傷其類視其

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鵠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謂國君無罪而殺戮其士則為之大夫者可以奔去無他蓋大夫雖於士為尊不可命以為士然亦未離乎士之類也是其惡傷其類耳國君無罪而誅戮其民則為之士者可以徙而避之無他蓋士於民雖以為尊不可命以為民然亦未離乎民之類也是亦惡傷其類耳於士言殺於民言戮者摠而言之皆然也別而言之則戮又輕於殺矣案周禮司稽掌巡市云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而殺乃至於亡命故也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嘆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食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注云語曰鳶鵠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為法政必從之是上為下則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國君率眾仁義是上為下効者也孟子謂

國君在上能以仁義先率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為也注云上為下効者正義曰如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表正則影正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是其旨也

孟子

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

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為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孟子謂有所為禮有所為非禮有所為義有所為非義如非禮非義惟大夫能弗為之也注

陳質娶婦藉交報讎者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

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

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有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已也如中也弃不中

才也弃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如使賢者弃愚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

疏

孟子至不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能以寸。○正義曰：此章言父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也。孟子言君子以性德而教養滅其性德者，以性之能而教養滅其性之才能者，故人所以樂得其賢父兄而教養也。如君子有賢父兄之道而不推己之性德以教養人，之不中不推己之才性而教養人，之不才，是棄去其不中不才之人也。如此則賢不肖惡能相去以寸哉？是不足以相賢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也。賢父兄者所以對弟子而言之也。如孟子所謂曾子居武城而謂之為師也，父兄也是其意也。○注中者履中和之氣至養已也。○正義曰：中和之氣者，蓋人受天地之中而生，稟陰陽之秀氣，莫非所謂中和也。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賢以德言云：俊才者俊智過千人，曰俊則知才能有過於千人之才能是為俊才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一云：俊敏也疾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

有為

人有讓千乘之志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貴賤廉耻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由也。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義矣。又

所譚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亦是意也。以此推之，則仁也禮也智也。○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皆待是而裁成之矣。

後患何

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

疏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

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如莊子云：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論語云：不佞不求何。○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

後患何

也。孟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也。孟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也。○注云：孟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蓋謂如段干木踰垣而避

○注云：孟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蓋謂如段干木踰垣而避女侯泄柳閉門而拒。○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惟義所在

果能也。大人使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

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

疏

正義曰：此章言大人之行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

義也。孟子言大人者，其於言不必信，所行不以必果。惟義之所在，可以信則信，可以行則行耳。如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經綏然小人哉矣。豈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蒲人盟，不

行不必果也。○注子為父隱以其身許友也。○正義曰此案論語禮記云也。孟子曰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

失其赤子時心則為貞正大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人

所謂視民如子則民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為之大人

者是其能不失去其嬰兒之時心也。故謂之大人如老子所

謂常德不離復歸。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

於嬰兒之意同。送死可以當大事。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

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疏

正義曰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也

孟子言人奉養父母於其生日雖昏定晨省冬溫夏凊然以

此之孝亦不足以當其大事也。惟父母終能躡踊哭。孟子

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斯可以當之也。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造致也言君子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其得其原本如自得之則居之

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

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居之安若已所自有也資取

取之在所逢過皆知其原本也。○疏孟子至得之也。○正義曰

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

得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者

此孟子教人學道之法也。言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奧之妙

者是欲其如己之所自有之也。己之所自有則居之安居之

安者是使權利不能移羣衆不能傾天下不能蕩是也。居之

安則資質以深則自本自根取之不殫酌之不竭是也。資之

既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左右逢其原者則理與萬物得性

與萬物明取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根也。故云

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如

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使智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不得

使契誦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智有待

於思言思之亦不能得其道也離朱有待於明言以明求之

亦不能得道也契誦有待於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

象罔則無所待矣唯無所待故。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能得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將以反說約也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
於樸說之美者也
言人之學道當先廣博而學之又當詳悉其微言而辯說之其相將又當以還反說其至要者也
孟子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未者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辯說之則是非可否未能決斷故未有能反其要也是必將先有以博學詳說然後斯可以反說其約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是也天下不心服
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岐邑服何由而王也
孟子曰至未之有也
正義曰此章言同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人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有能屈服其人也以善教而養人者然後故能屈服其天下然以善教養天下天下不心服而歸往為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

此則必為之王者使天下心服而歸往之矣蓋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

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

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正義曰此章言進賢受上曰至敬賢者當之者孟子謂人之言無其實本者乃虛妄之言也以虛妄之言言之則或掩人之善或飾人之惡為人所惡者也故其為不祥莫大焉不祥則禍是矣不祥之實者乃蔽賢直之也所謂蔽賢則掩人之善是矣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舉虞丘知叔敖之賢而不進凡此之類是謂蔽賢者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

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
孟

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

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

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

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君子恥之

疏

徐子至

之

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者徐子即徐辟者也徐辟

問孟子以謂孔子數稱道於水乃復自而嘆之曰水哉水

哉云水之為水哉水哉何仲尼獨數稱於水也孟子曰源

泉混混不舍晝夜至是之取爾孟子答之曰孔子所以數數

稱於水者以其有本之取爾孟子答之曰孔子所以數數

流之不竭至有坎科則必待盈滿而後流進以至乎四海之

中以其道大有本亦如是孔子所以為無本之水是若周之

為無本至君子恥之者孟子又言苟為無本之水是若周之

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間天之大雨驟降其雨之水卒然聚集

乎大溝小澮皆盈然而滿溢則其乾涸但可立而守之也

以無本源故如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

或過於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

於徐辟以此者非特言原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混混則譬君子

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

之成章放乎四海則譬君子於是造乎道也注云徐子徐

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

又曰徐子以告夷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注大溝小澮○

正義曰案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

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鄭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遂

溝吹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是廣深

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

然則注云大溝小澮又非以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

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

舜明於庶物

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庶物之情識人事

倫序察識也舜明

庶物之情識人事

庶物之情識人事

庶物之情識人事

庶物之情識人事

庶物之情識人事

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
性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
孟子曰至行仁義也。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
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幾希至非行仁義也者孟子言世之人所以有別
異於禽獸者無幾也以其皆含天地之氣而生耳皆能辟
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爲小
人也君子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爲君子也所謂異於
禽獸之心者即仁義是也禽獸俱不知仁義所以爲禽獸今
夫舜之爲帝在深山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雖與禽獸雜
居其間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從之若決江河也而
無滯之耳如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於禽獸
之心詳察人倫之類而由仁義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既由其
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仁義而得之人也是由仁義而行以
得之天性也孟子以此言之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徒
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亦有爲者亦若是但當存其異於禽
獸之心耳如楊雄由於禮義入自仁 孟子曰禹惡旨
門由於情慾入自禽門斯其旨歟 孟子曰禹惡旨
酒而好善言 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湯
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
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 文王

視民如傷堯之道而未之見 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
也望道而未至殷錄未盡

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 武王不泚邇不忘遠 泚狎邇
望而不致誅於紂也 泚狎邇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

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

待旦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不合
已行有不合世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

急施 疏 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
言孟子言禹王惡疾其美酒而樂好人之善言以其酒甘而

易溺常情之所嗜者也故禹王所以惡之蓋儀狄造酒禹王
飲而甘之遂疎儀狄是也善言談而難入常情之所厭者也

故禹王所以好之耳蓋聞臯陶昌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
中立賢無方孟子言湯王執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賢者智者
得以俯而就而不爲狂者愚者不肖者得以跂而及而不爲

狷者矣未嘗立驕伉崖異絕俗之道而使人不可得而至也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其旨歟尚書云湯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是其事矣立其賢則不以一方任之但隨其才而用之以其人之材固有長短小大不可樂以取之矣書云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是其事矣摠以湯言之則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用人故無遺賢是其旨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所傷而不致以橫役而擾動之也尚書曰文王不敢侮鰥寡又曰懷保小民是其事矣蓋以望商之有賢道未得至故不敢誅於紂也故曰未之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孟子言武王於在邇之臣則常欽之而不泄邇在遠之臣則常愛之而不遺忘是所謂不泄邇不忘遠也非特臣也雖遠邇之民亦如是尚書云武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遠人安又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是其事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而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輔相成王常思念兼此三王而施行此四事以為功業矣三王即禹湯文武之三代王也然以孟子則曰三王者蓋文武明父子也言其父則子不待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者即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與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不泄邇不忘遠是四事也然以孟子於事則云四蓋父子所為有不同所以別言

之也言周公施為其有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則常仰望而思索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思索得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則雞鳴而起坐以待其旦明而施行之耳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謂也○注三王三代之王也○正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湯殷之代始王也
孟子曰王者文武周之代始王也是為三代之王也
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

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

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
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檇杞者隄凶之類興於

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
疏
孟子曰至
○正義曰此章言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至丘竊取之矣者孟子言

自周之王者風化之迹熄滅而詩亡歌詠於是乎衰亡歌詠
既以衰亡然後春秋褒貶之書於是乎作春秋其名有三自
晉國所記言之則謂之乘以其所載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
因名為乘也自楚國所記而言之則謂之檣杙以其所載以
記器凶之惡故以因名為檣杙也魯以編年舉四時記為事
之名故以因名為春秋也凡此雖曰異其名然究其實則一
也蓋王者迹熄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則齊桓
晉文為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
言之曰其春秋之義則丘私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斷之則
賞罰之意於是乎在天子之事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矣竊取之意於是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衰
之意則寓於一言耳○注云乘為乘馬之事檣杙為器凶之
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檣杙器凶者案文
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渾敦窮奇檣杙饕餮四凶其言檣杙乃
日顯項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告之則頑舍之則器天
下之民謂之檣杙杜預云檣杙器凶無疇匹之貌也

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澤者滋潤之
澤大德大凶

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予
我也我未得為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
恨其不得學也○疏孟子至諸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一
於大聖人也○孟子曰君子之澤至予私淑諸人也者孟子
以不及仲尼也孟子曰君子之澤至予私淑諸人也者孟子
言君子小人雖有賢不肖之異然自禮服而推之則餘澤之
所及但皆五世而斷耳以其親屬替之者焉惟孔子有道德
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亦莫不尊親者矣孟子所言我未得
為孔子徒黨者矣然必於此乃言予未得為孔子徒者蓋亦
孟子學孔子者也然必於此乃言予未得為孔子徒者蓋亦
公孫丑問夫子既聖矣乎則曰夫聖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
之志又可知矣斬斷也淑善也○注云自高祖至玄孫○
正義曰自高祖至玄孫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已身子
孫曾孫玄孫是也今注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據已身而推
之則上自高祖至玄孫是為無服者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上

卷八上

中庸嘉慶二十七年
用而釋精藏中

南昌縣知縣陳煦棻

孟子注疏卷八上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凡三十二章

音義闕監毛三本同按此當作三十三章偽疏不數人有不為也一章故較少一章音義本亦作三十二當是後人据注疏本改

是離婁一篇有六十章矣

按題辭正義云離婁凡六十一章與此不合

皆地名也負海也

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上也字負下重負字

近於鄆鎬之地

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地作也足利本無之字

千里以外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闕監毛三本以誤之

蓋謂王也

闕監毛三本孔本同岳本廖本韓本無蓋字足利本無也字

王節也

闕本足利本同監本毛本孔本韓本作王節也是也

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

爲百王法也

周十月夏九月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周十一月○按爾雅釋宮注引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邢疏云郭注作十月推求文義趙注本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而經文本作歲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與梁成也後人亂之而閩監毛本尚存舊迹廖孔韓本則似是而非矣周禮之例凡夏正皆曰歲凡曰歲終曰正歲曰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時也凡言正月之吉不曰歲謂周正也說詳戴震文集孟子言歲十月十一月謂夏正兩言七八月之間則謂周正與周禮同例趙注未解其例今本則經注又皆舛誤矣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與國語合

可以成涉度之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涉作步考文古本度作渡

周十一月夏十月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一作二按詳上

每人而悅之

閩監毛三本同非也廖本考文古本而悅之作輒孔本韓本悅之作輒

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以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

十月成津梁

閩本同監毛本十下有二字

輿梁成於十月

閩本同監毛本十下有二字

則使人導之出疆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則下有君字

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作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足利本作乃收其田考文古本作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足利本作乃收其田里田菜及里居○按音義亦出田菜菜當作采大夫采地字古書多或作菜菜誤爲菜作業則更誤矣足利本誤衍尤非

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影

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風諭宣王勸以仁也

仁鳥增逝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增作曾考文古本增逝作曾逝。按作曾是會者高也。

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

是上為下則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注文無此六字

章指言君以仁義率眾孰不順焉上為下效也

陳質娶婦而長拜之

音義陳質本亦作賈。按孫志祖曰長讀長幼之長長字句絕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者妻長而夫拜之陳質事當同此

藉交報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讎作仇

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為中是以大

人不行疑懼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並作禮是也

是謂人之有俊才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是字

不養其所以當養

廖本無以字

賢不肖相覺

孔本覺作較非按音義出相覺丁云義當作校蓋覺即校之假借字古書往往用覺字

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乃能有讓于乘之志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申

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後有作有後

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故不欲為已甚泰過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無故字為作其孔本韓本無故字足

利本故字同毛本

孟子所以譏踰牆距門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注文

章指言論

考文引足利本作語字亦非韓本作論語曰

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

子所以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無所以二字

譏踰牆距門者也

大人仗義

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廖本孔本仗作杖。按杖正仗俗

故曰惟義所在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大人之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少小之子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子作心

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

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言君子學問之法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學問作問學

如性自有之然也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然字

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九字

皆知其原本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足利本無也字

欲其自得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章指言學必根源

孔本作源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

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

至其道與之如者

閩監毛三本如作妙

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古本無此注

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文王治岐是也考文古本無若字於字足利本亦無也字

章指言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

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

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源作原。按原正字源俗字上文取之左右違其原不从小可以證从水之誤矣

然其涸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也作乾

可立待之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以其無本故也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無本之故也

章指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

尼在川上曰逝者

考文古本衍斯字

如斯

非強力行仁義也

宋本作非強仁力行義也

言必稱於堯舜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於字

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

注

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避作辟按古書多

假辟 害其閒不希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
作避 之生於已也

若決江河也而無滯之耳 閩本同監本無也之耳三字

禹拜昌言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
本昌作讜。按作讜者今文尚書也音義出讜

殷錄未盡 廖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錄誤

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
毛三本足利本致誤敢

謂諸侯也 宋本也作者

所行之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之字

已行有不合世 岳本廖本孔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
世作者韓本作也按韓本是也

坐以待旦 廖本以作而

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大平之隆禮樂之
備蓋由此也

則遠人安 閩監毛三本遠改邇

湯殷之代始王也文武周之代始王也 閩本同監毛二
本脫此十五字

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
文古本異名作名異

則五霸所理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霸作伯下同

亦聖人之謙辭爾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
本無爾字

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大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
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澤者滋潤之澤按宋本注分兩段自此至故曰五世而斬
淑善也足利本無也字

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考
文古本無蓋其人三字孔本

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逆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
山跌以陷汙是以君子恨不及乎仲尼也

孟子注疏卷八上按勘記

奉新趙儀吉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下

孟子注疏

離婁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
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不至違義但傷此
名亦不陷於惡也
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為廉可以無取而
乃取之是為傷害於廉也又言凡所與之道可以與之則與
之而不為傷其惠可以無與而乃與之是為傷害於惠也又
言凡於所死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不為傷害其勇可以無死
而乃死之是為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可以取
則取之也求也為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
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與之者也比于諫而死是可以死
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
則死也苟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終
遠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

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羿有窮后羿逢

蒙羿之家眾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眾殺之不擇人也故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罪

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

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庖公之

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吾死矣夫

孺子鄭大夫庖公衛大夫疾作瘧疾

問其僕曰追我者誰

也其僕曰庖公之斯也曰吾生矣

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

其

僕曰庖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

謂也曰庖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庖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

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

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

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

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庖公

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

今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疏

逢蒙學射至乘矢而

後反○正義曰此章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也逢蒙學射於

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言逢蒙學射於

后羿既學盡后羿所射之道乃思天下惟后羿所射有強於

已於是反妒之而殺其后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孟子復

言逢蒙所以殺其后羿是后羿亦有可罪之道者焉公明儀

曰宜若無罪焉孟子引公明儀於往日嘗曰逢蒙殺羿宜若

弄無罪而見殺焉又鄙之公明儀之言曰薄乎此言爾安得謂之無罪焉昔鄭國之君使子濯孺子為大夫以侵伐其衛國衛君乃使大夫庾公之斯追捉其子濯孺子濯乃曰今日我瘡疾發作不可以執弓而敵之我必死矣遂問其御僕曰衛之追趕我者是誰也其御僕乃告之曰衛大夫庾公之斯者也子濯即曰我得生矣不能死我也其御僕乃問庾公之斯是衛國之最善射者也而夫子乃曰吾生矣是何之謂也子濯乃與之御僕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正之人也其所友亦必端正之人然後教其射矣庾公之斯遂追至子濯之所見子濯不執弓矢乃問曰夫子何為不執弓以拒之子濯告之曰今日我瘡疾發作不可以執弓矣庾公之斯乃自稱已為小人言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今不忍以夫子之道而反歸害其夫子矣雖然不忍害夫子奈以今日所追之事乃君命之事也我亦不敢廢背其君命耳遂不免抽取其矢而敵之於車輪之上乃去其鏃利而發射子濯至發其四矢然後乃反歸而不追之蓋去鏃利所以無害於子濯耳云乘矢者乘四矢也蓋四馬為一乘是亦取其意也○注弄有窮至殺之○正義曰弄有窮后弄者說在梁王首篇詳矣云逢蒙弄之家眾至殺之者案襄公四年左傳云將歸自田家眾

殺之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杜注云子弄之子也不忍食又殺之國門○注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正義曰襄公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子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杜預曰子魚庾公差然則孟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

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頭面而雖好以蒙不潔

人過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帝

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

疏

以待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過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 孟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為常也孟子言西施之女其貌雖好然加之不潔巾帽而蒙其頭則人見之亦必遮掩鼻而過之更不顧也如惡人雖曰至醜然能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其身則亦可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修潔其已雖神猶享而况於人乎然知人修治其已不可以已也○注西子

西施。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是西施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

為本。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本耳。若杞柳為柶棬，非杞柳之性也。所惡

於智者，為其鑿也。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如智

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

行其所無事也。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但循理若

禹之行水於無事，則為大智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

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日至

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孟子曰：至可坐而致也。正義曰：此章言能修

性守故，天道可知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至可坐而致也者，孟子言今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之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如所謂故舊無大故之故，同意以其人生之初，萬理已具於性矣。但由性而行，本乎自然，固不待於有為，則可也。是則為性矣。今天下之人，皆以待於有為為性，是行其性也。非本乎自然而為性者耳。是則為事矣。事者必以利為本。是人所以行事，必擇其利然後行之矣。是謂故者，以利為本矣。我之所以有惡於智者，非謂其智也。為其不本性之自然之為智，但穿鑿逆其自，然之性而為智者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孟子言此言如為智者，若禹之治水，則我無惡於為智矣。以其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水自然之性，引而通之，是行其所無事者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人為智，但因性之自然而為智，是亦行其無事耳。而其為智亦大智者矣。此孟子於此以為智之美，又非所謂惡之者也。且天之最高者，也。星辰最遠者也。然而誠能推求其故，常雖千歲之日至之日，亦可坐而計之也。孟子於此以故為美，所以又執是而為之耳。以其恐人不知已前所謂則故而已矣。為事之故，遂引天與星辰而言，故常之故於此為美也。謂人之言性者，但本乎

故常自然之性而為性不以妄自穿鑿改作則身之修亦若
天與星辰之故常而千歲日至之日但可坐而致也此所以
明其前所謂故為事故之故終於此云故乃故常之故蓋故
義亦訓常所謂必循其故之故同。注以杞柳為栝菴。正
義曰經之告子篇文也。注星辰日月之會。案孔安
國尚書傳云星辰日月所會也書云辰弗集于房是也。公

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

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也右

師齊之貴臣王驩字子敖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孟

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

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

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

異乎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

疏公行子至不亦異乎。正義曰此章言循理而動不合

時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國之大夫喪其子故有子之喪王驩字子敖者公行子家而弔慰入公行之門其間有進揖而與右師言者又有就右師言者獨不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者不亦異乎者言孟子色曰諸君子之眾賢皆與我言獨孟子不與之言乃不說而有憤憤之畧不禮於我也孟子聞王驩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者乃是禮然也於禮則朝廷之間不歷位所而相與言又不踰越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故如是不與之言也子敖今以我為簡畧而為不禮是其言不亦乖異於禮乎。注右師齊之貴臣。正義曰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故也。孟

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

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

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

存在也君子之心在者仁與禮也愛敬施

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已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

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

哉

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於我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

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

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

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

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

矣

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

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

患矣

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

疏

孟子曰至君子不患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已小人不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人常敬之者孟子言君子之人所以有別於衆人者以其存心與衆人別也君子之人常以仁道存乎心又以禮存乎心以仁存乎心者是愛人者也有禮存乎心者是敬人者也愛人者人亦常愛之敬人者人亦常敬之蓋人所以亦常愛敬之者抑以施報自然之道也有人於此至又何難焉孟子又託言今有人在此其待我者皆以橫逆暴虐之道而待我則為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已也以其是我必不仁又無禮也此所以待我橫逆故曰此物奚宜至哉言

此人何為以此橫逆加我哉是必於我有不仁之心有無禮之行此所以如是而加我矣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加我矣由此者君子之人又必自反責其已為是我必有不忠之心矣自反既以有忠其橫逆加我者又由此君子之人乃曰此人以橫逆暴虐之道加我必妄人矣如此為妄人矣則與禽獸奚擇有異哉既為禽獸於我又何足責難焉此君子之人又自歸己而不譴彼為禽獸於我又何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難者孟子言如此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慮而無一朝之患難者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為無焉然而有憂者但憂慮而為舜帝亦一人也我亦一人也舜帝既為法於天下可傳之於後世以為人所取則而我猶尚未免為鄉俗之人此則君子可憂也既以憂之是如之何憂言憂但慕如舜為法可傳於後世而止矣然則君子其於有所患則無矣非仁之事既以無為非禮之事既以不行然而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亦不為之患矣無他以其非已之有德過而招之也其所以有患者亦彼之患不足為我之患也前所謂橫逆待我是必妄人也已於禽獸又何足難焉正此之謂也孟子言之是亦欲人以仁禮存心其有橫逆加已又當反已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故無患及耳

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其位故勞佚異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室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疏禹稷當平世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顏子之高枕也心有同禹稷者也禹稷當平世至易地則皆然

者孟子言大禹與后稷皆當平治之世急於為民三過家門
而不入其室孔子皆以為賢故尊賢之類淵當危亂之世不
得其用居處於隘陋之巷但以一簞盛其食一瓢盛其飲而
飲食之時人皆不堪忍此之憂顏淵獨樂於道而不改此憂
孔子亦以為賢孟子乃至於此乃自曰禹稷顏回三人其道
則同耳以其大禹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水土未平而被飢
被其飢餓也是以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而為民如是之急
也禹稷與顏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謂顏子在禹稷之世
亦能如禹稷如是為民之急禹稷在顏子之世亦能不改其
樂是則為同道者也若其有異但時之一平一亂矣今有同
室之人至可也者孟子又以此言比喻之謂禹稷為民如是
之急若今有同室之人有鬪爭之者救勸之者雖被髮而纓
冠於頭而救勸之可也無它以其人情於同居是為親者也
如有爭鬪而不救勸之是疎其親也禹稷當平世既達而在
上亦急於為民也如不急於民是在上位而不恤民者也孟
子固以同室之人救鬪為喻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若今
有同鄉之人有爭鬪者如被散其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
則為惑者矣雖閉戶而勿救之可也無它以其鄉鄰於己為
疎非親也如往救之是親其疎矣顏子當危亂之世既窮而

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樂耳如改其樂是媚於世而
非賢者也孟子故以鄉鄰之人不救為喻由此推之則孟子
為禹稷顏回同道是其不誣於後世也孔子曰賢哉回也是
孔子賢顏回之謂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是孔子賢禹之謂
也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
若人以此觀之孔子美南宮适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
子有賢於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然而三過其門
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躬稼其亦主
於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暨稷之播殖則無以奏
艱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為躬稼是二者未嘗不相待
為用耳孔孟交言之是亦一道也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乎
南宮适之言然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故云孔子言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
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
問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
以顏色喜以顏色喜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
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

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
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
是乎情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中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
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
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
身不養焉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

者是則章子已矣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

責罰是則公都子曰至則章子而已矣。正義曰此章

罪益大矣。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已
衆人以爲不孝孟子以爲禮貌之者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
皆稱不孝焉至敢問何也者公都子謂孟子曰匡章子徧國
人皆稱爲不孝者焉夫子乃與之遊又從而敬悅之敢問夫
子是如之何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至於此乎孟子曰
公都子曰世俗之人所謂爲不孝之行有五怠惰其四支不
作事業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爲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而不
顧父母之所養爲二不孝也好貨財私愛妻子而不顧父母
之所養爲三不孝也縱其耳目之所慾陷於其罪以辱及父
母是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驚危父母是五不
孝也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
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孟子言章
子但失於父子責善不相遇也不遇者是不相得也其所以
相責於善乃朋友切磋琢磨之道也如父子相責善是賊害
其父子之恩大者矣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至
是則章子而已矣孟子不言夫章子與父子不相遇而離之
豈以章子不欲有夫妻子母之爲親屬哉爲其得罪於父不

得近焉故用出去其妻屏逐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
章子如或開設於心為不若是離之父故出妻屏子是陷父
於不義之罪者矣是則罪之莫大者矣是則章子之行以此
而已我何可絕而不與之邪以此論之則章子之過過於厚
者矣宜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蓋謂不顧父母之養
身不陷於不義禮云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熟諫然則父
有不義雖熟諫以爭之可也又安可以朋友責善施於父子
之間哉故章子所以離之遂用出妻
屏子為其父有不義而不可言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

寇或曰寇至盍去諸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曰

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

屋我將反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

之壞者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將來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

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

不可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

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効之寇退安寧則沈猶行曰

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

七十人未有與焉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

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

日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不

與臣同耳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

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彼子思名也子思孟子曰

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

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為臣委質為疏曾子居

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地皆然武城至

易地則皆然。正義曰：此章言曾子思處義非謬者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至，或曰：寇至，盍去諸？孟子言：曾子守居，於武城之邑，有南越寇，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所，守之人曰：無寓人於我此室，而毀者言：曾子欲去，乃戒其所，守之人曰：無寓人於我此室，而毀傷我薪，木寇既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至殆於不可者，言寇賊已退，曾子於是乎反居此也。左右之大夫皆曰：待先生如此，其忠而不敢慢也。寇賊至，則先去，以民瞻望而效之。寇退，平靜則反，其居殆不可如是也。猶行曰：至未有與焉者，言沈猶行，答左右之人曰：先生之去，非汝所能知者也。往日沈猶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隨從先生者有七十人，言曾子率弟子而去之，故未有與及此難也。故得免其禍焉。先生居於衛，邑有齊國之寇，賊興，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子思乃曰：稱名答或人曰：如使伋見其寇賊，至則去之。衛君則誰與為守護？伋子思名也。孟子曰：曾子思二人，其道則同也。以則皆然。孟子引至於此，乃曰：曾子思二人，其父兄也，則去留人不可毀無它，其以無所拘也。子思居於衛，則臣之道也。其勢則

微小也。當赴君之難，不可去也。無它，以其有所拘也。雖然，二人如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也。謂子思居於曾子之所，而為之師，亦未必不能如曾子去留無所拘也。曾子居於子思之所，而為之臣，亦未必不能如子思赴君之難，而不去也。故曰：曾子思同道。案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輿，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國。注：伋子思名也。正義曰：案世家云：子思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沒於衛。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

齊人也。瞞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孟子曰：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疏：儲子至同耳。○正

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疏：儲子至同耳。○正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疏：儲子曰：此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也。儲子謂孟子曰：齊王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人也。孟子答之曰：我何以有別異於衆人哉？雖堯舜之盛，帝亦與人同其貌狀耳。但其所以有異於衆人者，特以仁義之道

與人異耳孟子言此則知齊王是為不達者也蓋古之人善觀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注儲子齊人也○正義曰蓋亦因經而為言之也故孟子仕於齊今此乃曰王使人來者是知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

貴也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

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

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墦

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

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誇毀之而良人未之

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施猶徧喜悅之貌以為妻妾不知如故驕

之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

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良人為妻妾所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

人妻妾何異也疏齊人至幾希矣○正義曰此章言小妾至幾希矣者孟子託此以譏時人苟貪富貴而驕人者也言齊國中有一妻一妾者而居處於室其良人出外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其妻問所與飲食酒肉者良人則盡以為富貴者與之也其妻遂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飽酒肉

而後歸問其所與者良人皆以為富貴者與之也而未嘗見
有富貴顯達者來家中我將視其良人所往妻疑之故欲視
其所往也明日蚤起乃邪施其身微從良人之所往徧盡一
國之中無有與良人立談話者終往齊國東郭之處有冢間
之祭者良人乃就乞其餘祭之酒肉不飽饜又顧視而求之
於他人以此遂為饜足之道其妻乃先歸告其妾曰良人者
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乃若此而乞之祭者為饜足遂與其
妾共誦良人而相對涕泣於中庭之間而良人未之知其妻
妾非誦其已又施施然喜悅從外來歸復驕泰其妻妾孟子
引至此乃曰由此齊人觀之則今之人所以諂求富貴利達
者其妻與妾而不羞恥不相對涕泣於中庭者幾希矣言其
少也皆若此齊人耳蓋孟子之言每每及此者所以救時之
弊不得不
如心矣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下

南昌縣知縣陳煦棨

孟子注疏卷八下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章指言廉惠勇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則韓本考文古本作列士病

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

逢蒙按逢字从夆逢蒙逢伯陵逢丑父逢公皆薄紅反東轉為江乃薄江反德公士元非有二字也宋人廣韻改字

作逢薄江切殊謬孟子音義同謬不可不正逢蒙古書作蠡蒙則其字不當从夆可知矣

有窮后羿閩監毛三本韓本足利本同孔本考文古本窮作龜

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考文古本他下有日字

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閩本廖本孔本韓本同監毛本脫上之字

何由有逢蒙之禍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章指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考文古養足利本本作金無此字

凶獲患是故子濯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鑒也

殺之而烹之補案殺之之字衍

子曰射為背師閩監本同毛本子下增魚字

而蒙其頭面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面作也

皆自掩鼻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自字

自治絜淨凡絜作潔者俗也古書祇用絜

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蒙臭孔本考文引古本蒙作冒韓本同臭作鼻非也醜人

絜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為常也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本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

若杞柳為栝椹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杞上有以字

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考文古本作作事循理若

禹行水於無事之處

誠能推求其故常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之行二字

可坐而致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可坐知也

章指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指也

齊之貴臣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字子敖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反以我為簡異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異作易按易是也

章指言循理孔本考文引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

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人常愛之補諸本常皆作恒下常敬同

人亦必反報之於已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作人亦必反

必反之已也足利本無之字

來加於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

無知者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上有謂字足利本上有

又何足難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矣

憂之當如何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常行仁禮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禮上

章指言君子責已小人不改比之禽獸孔本韓本不足難

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衍故字

當平世三過其門者按此段注宋本廖本孔本韓本俱分

禹稷顏回同道下

憂民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作

窮而樂道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其心皆然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皆作

故勞佚異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無故字廖本下有矣字孔

雖被髮纓冠而救之考文古本而下有往字

走赴鄉鄰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鄰作

顏子所以閉戶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閉作闔

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則孟子為禹稷顏回同道

補案為字監毛本並作謂是也

惰懈不作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懈作解按音義出惰解案懈正字解假借字

豈有一事於此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此作是

賊恩之大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子有子母之屬哉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子母作母子

執持此屏妻子之意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屏下有出字

以為得罪於父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得上有人字

而不若是以自責罰

宋本罰作罴

是則罪益大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為不可與言十

三字。按有者是

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已衆曰不

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徧國人皆稱為不孝者焉

人字缺閩監毛三本如此

父有爭而

閩監毛三本而改子是也

猶行曰

補案猶上當有沈字

言賓師不與臣同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耳字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師賓不與臣

同

易地皆然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地皆作處同廖本皆作同

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

子紀之謂得其同

足利本作宜

王使人瞞夫子

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毛二本瞞作瞞閩本注作瞞此經

作瞞門字中缺蓋初刻作瞞欲改作瞞剗去而未修板也○按音義出瞞夫作瞞蓋此正與滕文公篇陽貨瞞孔子同字音勘譌為瞞而以古竟切之非也下章同

與凡人同耳

閩監毛三本岳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無人字

章指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貞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

足利本

言齊王之不達也

以為妻妾不知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以作也山井鼎云屬上

用君子之道觀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下之字

此良人為妻妾所羞而泣傷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山字

而字作為所二字

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

羞況於國人著以為戒恥之甚焉

孟子注疏卷八下按勘記

奉新趙儀吉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九上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孫奭疏

奉新趙儀吉按

疏

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蓋以明者

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孝今萬章問孝故以萬章為
此篇之題以次於前篇矣此篇凡十八章趙氏分為上下卷
據此上卷凡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為百行之本無物以先
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存者
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三章言仁人之
心四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行莫大於蒸蒸五章言德合於天
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六章言義於人則四海
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保者也七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
政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以取容八章言君子時行時
位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九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
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其餘九章分在下卷各有
說焉○注萬章至篇也○正義曰萬章孟子弟子已說在敘
段云論語類淵問仁者蓋論語第十二篇首顏淵問為仁孔

趙氏注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因以顏淵目其篇蓋其文也孟子於此則而象之爾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

也問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孟子曰怨慕也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

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

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曰長息

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

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

爾所知也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天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間不得其

義故曰非爾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

恕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慕豈可

愬愬然無憂哉因以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

哉自求責於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

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

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

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

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

以距堯求禪其餘入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

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天下之士悅之

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為不愛於父母其為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

人之所欲也

欲貪也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

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

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

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言為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

於父母為可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

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

慕思

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

大孝終身慕

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

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

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

在位時尚慕

疏

萬章問舜往于田至于於大舜見之矣。故言五十也。正義曰此章言大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

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

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者萬章問孟子謂舜往耕于田

乃號泣于旻天是何為其號泣於此也旻天秋天之號也以

其情主乎憫也爾雅曰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慕也孟子

答之曰舜所以號泣于田者自怨遭父母之惡而思慕之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至怨乎萬章又曰父母以慈愛愛息其子

子則當喜悅而不敢忘其父母之所愛父母惡之其子亦當

勤勞奉事之而不可怨恨父母今舜若是則舜誠有怨恨父

母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至是非爾所知也孟子難以為

言拒之乃託以長息問公明高之言而答也言長息常問公

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既以得聞教命矣號泣于旻天則我

不能知也故問之公明高乃答之曰此非爾所能知者也以

其所問不得其義故答之此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

若是慈至於我何哉者孟子又言夫公明高以謂孝子之心

有不得意於父母為不若此慈慈然而無憂也以其有不得

父母意故有是怨也其舜必謂我竭盡其力而耕作田業以

供為子之事以奉養父母而父母今反不我愛恤誠於我有

日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

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

禮不告而娶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

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

告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萬章曰舜

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禮娶須五禮父母先答以辭是曰帝亦知告

焉則不得妻也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萬章

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

而揜之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

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

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象曰謨蓋都

君咸我績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

廩父母欲以牛羊倉干戈朕琴朕珉朕二嫂使治

朕棲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珉彫弓也天子曰

象往人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

君爾忸怩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舜

曰唯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

不讖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萬章言我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

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

知象之將殺己與何為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

好言順辭以答象也

喜亦喜 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知象惡已也仁人愛 曰

然則舜偽喜者與 許偽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 曰否

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

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

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孟子言否云舜不詐

喜也因為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趣深處也故曰 校人出曰孰謂子

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

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

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問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 疏 萬章問曰至奚

此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萬章問曰至何也者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南山之詩有

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舜信之今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

子荅之曰舜如告父母則不得娶之也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者也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不得娶是廢人之大倫以

致怨對於父母也是以舜為此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也萬章曰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而娶則我既已得

聞教命矣然堯帝而以二女嫁於舜而不告舜父母是如之何也故以此問之妻者以女嫁人謂之妻也曰帝亦知告焉

則不得妻也孟子又荅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止之則不得以妻之也萬章曰至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

又問孟子言舜之父母使舜完治倉廩舜既登倉廩即捐梯而下瞽瞍不知已下乃焚廩欲因此以燒殺其舜又使舜深

浚其井舜既浚井即反出之瞽瞍不知已出又欲從而掩之以溺殺其舜其舜有弟名象乃曰謀揜蓋而殺都君者皆我

之功也都君即象稱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時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遂因

爲之都君矣注曰都於也其說亦通又曰牛羊與父母倉廩
與父母干戈留我琴亦留我張亦留我二嫂使治我之牀以
爲我妻欲與父母分此故先設言爲謨蓋都君者咸我績耳
於是象遂往入舜之宮遇舜又在牀而鼓五絃之琴愕然反
其辭曰我氣閉積思君故來此遂懼其顏而乃慙恥形
於面容也以其恐舜知已謀其二嫂故也舜曰惟茲臣庶汝
其于子治是舜見象素不來至其宮遂見至宮乃曰念此臣
之衆汝其來助我治耳如此故萬章乃問孟子言舜帝不知
其弟象之將欲殺其已與故以此好言而荅其象也曰奚而
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又言舜何爲而不知象謀
殺已也曰然則舜僞爲喜以悅人者與曰否至奚僞焉孟子
又荅之曰舜非僞喜以悅人者矣又引以子產有饋生魚事
而證之言往者有人饋賜生魚於鄭之子產子產受之乃使
主池沼之吏曰按人者畜養於池則人烹煮而食之遂反歸
命告於子產曰我始初放之於池則魚尚羸之圍圍然於水
而未遊少頃則洋洋然舒緩搖尾而走趣於深處子產信之
以爲然乃曰此魚是得其所養哉故重言之乃嘆魚之得志
於水甚快然也其按人乃出而與人曰誰謂子產爲智者有
知於人予既烹煮而食其魚子產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如此孟子故於此言故君子者可欺僞以其方類難誣罔全
以非其道也彼象謂以鬱陶思君是以愛兄之道來至於宮
是以但欺以其方類也故舜遂必以誠深信之而喜其來故
以好辭荅之矣何爲以舜爲僞喜者焉言舜不僞也亦若按
人欺子產之謂故子產亦必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耳所謂
方類者以其在疑似之間故也○注完治至爲死矣○正義
曰云捐去其階焚舜之說不若旋階之說通也按史記云瞽
瞍欲殺舜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
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
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瞽瞍與象喜以
爲舜死矣象曰本謀者象之謀也象於是與父母分於是曰
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事父母象乃止舜官居
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
庶舜復事瞽瞍愛弟彌謹凡此亦其事也以史記觀之則捐
階之說是此之文也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爲深然也當以
意喻默然有自判之論可矣○注干楯戈戟也至妻也○正
義曰云干楯也者按孔安國云干楯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
玄五楯干楯之屬云戈戟也者禮圖云戈今之勾戟或謂之
雞鳴或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疏云
胡子橫插微邪向上不勾不勾似磬之折殺也又云戟今之

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論其則別矣云彫弓天子之弓者彫弓漆赤弓也尚書云彤弓一彤矢百孔安國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而或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是其等也云五絃琴者史記云舜彈五絃之琴是矣云棲床者蓋取類於禽棲故也以其床則主木而言棲則主棲而言二女則娥皇女英是也○注鄭子國之子公孫僑者○正義曰按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曰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為鄭大夫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據後而言故稱為國僑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怪舜放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舜封象於有庖或有人以為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

之有庖有庖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

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

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

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

其富也封之有庖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

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既已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為匹夫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

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

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庖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

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

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

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此之謂也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之謂也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萬章問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仁之謂也疏人之心如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者萬章問孟子以謂象日以謀殺舜為事然舜既立為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孟子答之曰是封象也或人言放焉萬章曰至在弟則封之萬章又問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誅罪此四者而天下於是咸服此乃是誅戮其不仁者也然象傲極不仁乃反封之於有庠之國則有庠之國中何罪也仁人固肯如此乎在他人之惡則誅戮焉在弟則封之國故曰仁人固如是乎萬章之意以謂仁人必不肯如此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共工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驩兜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名指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饗養三危西裔鯀方命圮族績用不成羽山東裔在海中按

史記云共工少暉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濞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混沌者也鯀顛項氏不才子天下謂之饗養者也曰仁人之於弟也至可謂親愛之乎孟子又答之曰仁者之人於其弟也不藏怒心不隔宿怨但親愛之而已所以親之者以欲其貴也愛之者以欲其富也今舜封象於有庠者是所以富貴之也如舜身自為天子而使弟只為之匹夫可謂為親愛其弟者乎有庠國之名號也政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又問孟子或人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至此之謂也孟子又答之曰象之於庠不

得施政教於其國中天子使吏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貢賦焉故謂之為放也象豈得暴彼有庠之國民哉以其使吏代之故也雖然不使象得施政教而舜以兄弟親親之恩欲常常見之故源源如水之流與源而通不以朝貢之諸侯常禮乃來也其自至而見天子如天子以政事接見於有庠之君也故孟子云是此之謂也注云自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正義曰按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為之注焉蓋其文也咸上蒙問

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公不得而子舜

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

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

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成上蒙孟子弟子語

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父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孟子曰否言不此非君子之言

不知此語實然乎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成上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農事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

劬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邊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為天子也放劬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過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

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言不得並也王日一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不以堯為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

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曰

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皆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

也是周無遺民也

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志意

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遂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虛不謂舜臣其父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

養養之至也

尊之至替瞽為天子之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

詩曰

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

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

夔夔齋栗瞽

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書尚書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齋栗

敬慎戰懼貌舜既為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成王蒙之疑

疏

成王蒙至不得而子也。正義曰此章言孝莫大於嚴

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而執子之政者也成王蒙問曰至誠然乎哉者成王蒙問孟子曰諺語有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今舜嚮南面而立為天子堯帝乃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而舜見瞽瞍其容蹙蹙然而不敢自安孔子亦云於此時也而天下危殆岌岌乎如也岌岌不安之貌也然未知此諺語實如是乎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孟子答以否不然也此語非君子之言也即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之至是二天子矣孟子又言堯帝既老而舜於是攝權堯行事耳未為天子也堯典之篇有云言舜攝堯行事至二十有八年放勳乃祖落而死放勳堯之號也魂氣往為祖體魄殞為落大抵則死也堯既死天下百姓如喪其父母三年四海之內絕盡人首以其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日父母三年四時之內絕盡注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故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孔子云天無兩日民無兩王如舜既為天子矣又率諸侯以為堯三年之喪是則為二天子矣言日與王不可得而並也以其舜方攝堯行事未為天子故也成王蒙曰至非臣如何者成王蒙又言舜之不得臣堯則我既得聞教命矣然而詩小雅北山之篇有云徧天之下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九上

孟子注疏卷第九上

中精嘉善王天震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南昌縣知縣陳煦霖

孟子注疏卷九上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因以題其篇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也字

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于作於無然也二字考文引歷山之

時然也云古本無然也二字

秋天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天字足利本無也字

幽陰氣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幽作憂

非爾所知也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已二字

故為言高息之用對如此

閩監毛三本用作問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相按此

當以宋廖本為正作問非也

因以萬章具陳其意耳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以作為無耳字

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案段玉裁尚書撰異曰此堯典字乃
及不告而娶章及原原而來數語及祇載見瞽瞍數語皆
當是舜典中語蓋舜登庸以後事全見於堯典而登庸以
前及家庭事乃在舜典也此注上文云逸書有舜典之敘
亡失其文則此正當作孟子所言諸舜事皆舜典逸書所
載謂亡失文中語也舜既譌堯淺人乃又妄沾及字

亦不復見於經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無於經二字

堯須天下悉治

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同韓本考文古
本治作洽

三十在位

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三作五
考文古本作二○按段玉裁曰作五者非也作

三者亦未是作二者是也古文尚書舜生三十登庸三十
在位五十載馬融王肅姚方輿本之為舜年百十二歲之
說今文尚書舜生三十微庸二十在位五十載大戴禮五
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皇甫氏帝王世紀皆本之為舜年百
歲之說王充趙岐皆從今文者也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
十徵用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趙注此章

五十而慕云書曰舜生三十微庸二十在位在位時尚慕
故言五十也合三十二正是五十乃為五十而慕之證
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耶今本論衡亦改二十在位作
三十在位使下文適百歲之語不可接皆由不知今文古
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用今文正古文正義曰鄭元
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
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
一百歲也此正鄭說三當作二以今正古故正義冠之以
鄭元讀此經云六字不則直曰鄭某云鄭云而已未嘗有
鄭元讀此經云之例讀此經者明此經之本不如是也此
所以馬王姚作三十在位而鄭作二十也自宋以來皆不
憐此意向書撰異中詳言之

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
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

萬章言舜堯

閩本同監毛本無舜字

又將須以天下

閩本同監本毛本須作胥

尚亦更不足以解其憂

閩監毛三本無更字

餘四子亦不所見者

監毛本不作無是也

五色班斕之衣

閩本同監毛二本班斕作班斕

齊風南山之篇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足利本風上有國字韓本考文古本風作國

父母先荅以辭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先作亢

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堯下父母下並有也字○

按當疊堯字

故亦不告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一說捐階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捐作旋○按說文圖規也趙意捐同圖故訓為旋

從而蓋揜其井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揜字

以為舜死矣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舜字

舜異母弟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故引為己之功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故引其功也

天子曰彫弓

考文古本彫作彤下同按音義出彫弓云或作彤誤

象見舜生

閩監毛三本岳本孔本韓本同宋本無生字

不知象之將殺己與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已作之

羸劣之貌

毛本劣誤弱

迅走水趣深處也

孔本韓本同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水趣倒

重言之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者字

嘉得魚之志也

宋本各本並同毛本嘉誤喜

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向舜廖本考文古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足利本道作言閩監毛三本

向誤問

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或之擁頸閩本同監本或下剗增謂字毛本同

論其則別矣閩本同監毛二本其下增制字

則主棲而言閩本同監毛本棲作取

罪在他人宋本他作何

不問善惡岳本各本並同宋本問作問

身既已為天子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既已二字足利本無已字

豈可為匹夫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豈可使為匹夫也足利本無也字

此常常以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以作已

章指言懇誠于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為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

搢雲氏之後補監毛本搢作縉與左傳合

東作田野之人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作誤鄙○按東作出堯典下文著之

放勛孔本考文古本勛作勳案音義出勛字云音勳則作勳非也

攝行事耳宋本閩本孔本韓本同監毛二本耳誤時

謂舜臣其父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為天子之父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以此解成丘蒙之疑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作是

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軌道無有加焉

而舜既得為王之臣而舜既得為天子矣

上八字衍閩本作而舜既

為天子則是舜既得為天子矣監毛本同

孟子注疏卷九上校勘記

奉新趙儀吉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九下

萬章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卷九下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 孟

子曰否

堯不與之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

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是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

之

萬章言誰與之也

曰天與之

孟子言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

命之乎

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

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

曰以行與

事示之者如之何

萬章欲知示之意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

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

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

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天人受

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

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

也天也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

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

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

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

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訟獄不決其罪故

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此之謂也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疏萬章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

此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者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堯帝以天下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孟子答之堯不與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其人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答以為天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

又問天與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乎曰天不言以
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又答之言天不言語諄諄然命
之也但以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之而止矣曰以行
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又問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也曰天子能薦人至示之而已矣孟子答之言天子者雖能
舉薦人於上天也又不能使上天以與之天下也諸侯者能
舉薦人於天子而不能使天子必與為之諸侯大夫者能薦
人於諸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為之大夫往者堯舉薦舜於
上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我故曰天不言以行與
事示之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與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如何萬章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與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是如之何也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
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人與之故曰天不
能以天下與人而書云納于大麓是堯薦舜於天也烈風雷
雨弗迷是天受之也所謂百神享之亦可知也慎微五典納
于百姓安之亦可知也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然於天則云
薦於民則云暴者蓋天遠而在上是為尊者也聖人於天舉
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
也聖人之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

之者即是與之也舜相堯至此之謂也孟子又言舜攝行堯
事輔相之得二十八年之久非人所能為之也乃天與之也
堯帝既崩死舜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三年喪既畢舜乃
逃避堯之子丹朱而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而來者
不往朝覲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朝覲於舜訟獄有未決斷者
不往求治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求治於舜謳歌吟詠者不吟
詠堯之子丹朱而吟詠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
國履天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避堯之子而居堯帝之宮逼逐
堯之子是則為篡奪者也非謂為天與之也泰誓篇亦云天
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亦從我民之所聽是此天
與之人與之之謂也○注吞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正義
曰案論語堯曰篇有此文書亦有此何晏曰歷數列次也孔
安國云歷數天道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
謂天道○注河南南夷也○正義曰案裴駟云劉熙曰南河
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正義曰案裴駟云劉熙曰南河
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注泰誓尚書篇○正義曰孔安
國傳云泰誓者大會以誓衆也又云天
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而已
萬章問曰人
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

民未久

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

藏處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

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

曰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

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仲尼無天

子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天之所廢

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益值啓之賢伊

尹值大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

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

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

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

已也復歸于亳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王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

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

反天子位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

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

義一也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

也○正義曰此章言義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賢位莫繼者也萬章問孟子曰世人有言至於禹之代而德衰微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乎否孟子答之曰否不然也天與之賢者則與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隨天如何耳往者舜薦禹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是崩死禹以三年服喪畢遂避舜之子商均隱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死後

民之舜而不之丹朱也禹其後又薦益於天及得七年禹即崩死益以三年服喪畢益遂避禹之子啓隱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歸益而歸禹之子啓咸曰我君之子也無它以其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而舜之輔相堯禹之輔相舜而歷年多矣施恩澤於民已久天下之民所以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敬承續禹之治而益又輔相禹但七年其歷年尚少不如舜相堯二十有八年禹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恩澤於民亦未至久所以天下之民不歸益而歸啓也又況啓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同耶舜禹益相去年代已久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人所能為之也人莫之為然而為然者故曰天使然也人莫能致之此事而其事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天與命者究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為而無不為故曰天也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天實使之然也祿位器服乃其所命故也今丹朱商均與啓三者之或賢或否是其天也天下之民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諶命靡常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之賤而有天下者其義必如舜禹而又得天子薦之者故得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雖言有德然而無天子以薦之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襲父之位

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襲父之位

又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夫天之所以廢滅者必若桀與紂
之暴虐然後無乃廢滅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者不有天下
以其時值啓太甲成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故益伊尹
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伊尹相湯王天下也及湯崩死太子
太丁未立而喪於是太丁弟外丙立外丙即位二年崩外丙
弟仲壬立仲壬即位四年崩太丁子太甲立太甲即位遂顯
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及三年太甲乃自悔過而
怨其已惡遂治身於桐宮於是居仁徙義以聽伊尹之教訓
復歸于亳都反天子之位焉周公之不有天下若益之於夏
禹伊尹之於殷湯故也孔子曰唐虞二帝禪讓其位夏禹殷
湯周武繼父之位其義則一更無二也謂其義則一而無二
者蓋唐虞賢夏后殷周與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其爲順天則一而已故曰其義則一也云禪者蓋唐虞禪祭
而告傳位故曰禪也。注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
正義曰案史記裴駟注云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
嵩高之北是也。注太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史記
文已具在公孫丑篇內此更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
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注丹朱
商均。正義曰堯舜之子皇甫謐云娥皇無子商均女英生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

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

孟子曰否

不然

否不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

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

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

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覩也千駟四千匹湯

也雖多不一眴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湯

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

湯

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

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湯

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湯

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

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

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

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

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

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

吾身親見之哉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堯舜之君

使民為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

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

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

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思天下之民匹夫匹

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

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

救民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

也厄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

者乎枉已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已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聖人之行不同也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去焉能浼我也歸潔於身不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

烹也我聞伊尹以仁義于湯致湯為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為道伊訓曰天誅造攻

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

伐桀造作可攻計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疏萬章

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疏萬章

至自亳正義曰此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不枉道以取容期於益治而已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者萬章問

孟子謂世人有言伊尹以負鼎俎割烹之事而干湯有之否乎孟子曰否至朕載自亳孟子答之曰否不是也伊尹耕於

有莘之國野而樂行堯舜二帝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
雖祿賜之以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索馬雖千匹之多
亦且不眇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草介亦不取諸人
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如此之賢乃使人以幣帛
之物往聘之。伊尹且囂囂然自得而曰。我何為以湯之幣聘
是為出哉。我豈如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緣此以樂堯舜之
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以幣帛聘之。既至而後。然後改本之
計曰。與我居處有莘之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
如使此君成湯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湯之君致民為堯舜之
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親見致君為堯舜之君。致民為堯舜之
之民哉。於是又曰。上天之生此人。民也是使為先。知以覺悟
後知者也。是使為先覺。悟以覺悟。其後覺者也。我今亦天民
之先覺者也。我將亦以伊尹樂堯舜仁義之道。以覺悟今之
民。如非我覺悟之而誰能也。孟子於此。又言伊尹思念天下
之民。雖一匹之夫婦。有不被堯舜之恩澤者。如已推而內之
於溝壑中。也。其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後故就湯而
說之。以伐夏桀而救人民之厄也。我未聞有枉其已身而能
正人者也。而況伊尹肯辱身負鼎。俎割烹之事。以為天下
者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同也。或遠處其身。而不仕。或近而
仕。君或去而不屑。就或不去。以為爾焉。能挽我哉。但歸絮其

身而不污已而已矣。如是則我所以但聞伊尹以堯舜之道
干說其湯。未聞以鼎俎割烹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
篇。有云。天行誅伐。始攻之罪者。自桀宮起也。湯言我始與伊
尹謀之。自亳地也。以此詳之。則知伊尹非事割烹之汚。而要
湯伐桀者也。伊尹或遠而不仕。謂在有莘之野。是也。或近而
仕。謂湯三聘而往。見之是也。去亳適夏。所謂或去是也。既醜
有夏。復歸于亳。所謂或不去是也。○注伊尹負鼎俎而干湯
○正義曰。案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
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
士。湯使人聘之。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裴駮云。列
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去君專君
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
是也。○注有莘國名。至人也。○正義曰。案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是也。云。千駟四千匹。案論語。孔子云。齊景公有馬千駟。孔安
國注云。千駟四千匹。○注伊訓至牧宮。○正義曰。云伊訓逸
篇之名。蓋今之尚書。亦有伊訓之篇。乃其文則曰。造攻自鳴
條。朕哉自亳。孔安國傳云。造皆始也。鳴條。也在安邑之西。又
云。湯始居亳。孔安國云。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是則亳帝

學之都也今云殷都
即因湯居而言爾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

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有人以孔子孫然
癰疽癰疽之醫者

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
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

之也
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
毀人德行者為之辭爾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

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彌子謂子路曰孔子

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

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顏雝由衛賢大夫孔子以
為主彌子彌子取也因于

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

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
人是為無義
無命者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

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

子為陳侯周臣
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
適諸侯遭宋桓桓之故乃變更微服而

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謚為貞

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

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
周臣也於衛齊無阨難何為主癰疽瘠環者也
吾聞觀近

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

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
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

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甲幸之臣
疏
萬章問曰

是為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乎
至孔子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

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孟

子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國主癰疽之醫者於齊國主侍人

姓瘠名環者誠有諸此乎孟子曰否至何以為孔子孟子

答之曰否言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此言也夫孔

子於衛主顏雝由雝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

子於衛主顏雝由雝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

子於衛主顏雝由雝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

子於衛主顏雝由雝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

是兄弟也彌子瑕乃謂子路曰孔子如主於我則衛之卿孔子可得也子路以此言告孔子孔子遂曰我有命也以其得與不得皆命也孟子於此言夫孔子進以禮而有辭遜之心退以義而有羞惡之心其得用與不得用則曰有命如為主於癰疽與侍人瘠環者是無義無命者也孔子所不為也然則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者以其義也於衛不主彌子以其有命也以義則得其宜也以命則得與不得無所憂也然而孔子又嘗不悅於魯衛二國遂之宋國是時宋國司馬桓魋將要求孔子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時也孔子是遭其厄不得已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為陳侯周之臣孟子於此又曰我聞觀遠方之來臣者但觀其所為主者如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二人但早侵之臣耳為凡人也何得為之孔子今以司城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詳由其謚而推之則司城貞子亦為守正之臣者也非癰疽瘠環之比也然則孔子當阨不得已而主之者尚且如是况癰疽瘠環者孰謂孔子肯主之乎蓋司城者今以宋六卿考之則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其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特宋有之者按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變為司城也○注癰疽之醫瘠瘠瘠名侍人也○正義曰

未詳其人但以經文推之亦誠然也○注顏讎由至靈公○正義曰案孔子世家史記云孔子自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是則顏讎由即濁鄒也為衛大夫又案魯哀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彌子飲衛侯酒杜預云彌子彌子瑕也是其有幸於衛靈公者也○注遭宋桓魋之故至陳侯周○正義曰案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為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悉史家謬悞云陳侯周懷公也今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為潛公又案潛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潛公是為懷公之子潛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潛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歸與然則孔子潛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潛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是為潛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為陳侯周臣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是陳侯周即潛也

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

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者為之也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為設此言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

乎

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秦為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人自鬻於汙辱而已傳相

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為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

疏

萬章問曰至賢者為之乎。正義曰

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而為正者也萬章問曰至信乎者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曰百里奚自賣五羖羊之皮於秦為人養牛以此而干秦繆公為之相今信乃為實然乎否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為之乎孟子答之以為否不信然也百里奚虞國之大夫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國虞之大夫宮之奇諫之令虞公無受璧與馬以借與道也百里奚不諫之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遂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干秦繆公之為有汙辱也苟如是不知以食牛為汙辱可謂為智者言不可謂之智者矣知虞公為君不可得而諫故不諫可謂為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為智者也又知虞公將亡其國而乃先去之而之秦不可謂之不

智也時得舉用於秦國百里奚知秦繆公可與有行其道也
遂輔相之可謂不智乎言可謂之智者矣及輔相秦繆公而
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後世不為賢者而能如是乎
言百里奚真賢者乃能如是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
自賣而汙辱其身乃為成立其君雖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
尚亦不肯為自鬻以汙身今乃謂百里奚為真賢者而肯為
乎言百里奚不肯為是也蓋宮之奇者按杜預春秋傳云虞
之忠臣也。注五殺羊皮。正義曰左傳魯僖公二年云晉荀
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杜預曰荀
息荀叔也屈產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史
記云百里奚者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媵於秦百
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說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
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殺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繆公乃
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殺大夫是其事矣又僖公五年
云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
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說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
假晉道滅下陽是也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虢號之
謂也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冬十二月晉
滅虢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

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
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此孟子所以據丘云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九下

孟子注疏卷第九下

中庸精義

南昌縣知縣陳煦彙

孟子注疏卷九下拔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萬章欲知示之之意

考文古本無一之字

允子丹朱

宋本無子字

泰誓曰

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泰作太廖本孔本韓本作太注同○按泰太皆俗古祇作大

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此下有下字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則天下與之者也

閩本同監毛本無者字

有之否乎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孟子曰否不然也

此經下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並有注否不也

疏本並無之○按有者是也但因此可正今本經文之誤經文本作孟子曰否然也三字一句無不字故注之云否不也

不如人所言癡疽章注曰否不也不如是也割烹章注亦同而今本奪三字孟子之否然即今人之不然也他否字皆不注獨此注者恐人之誤斷其句於否字句絕則然也不可通矣不得其意而或增經或刪注今乃了然

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

繼世而有天下毛本而作以朱子集注本同

故不得以有天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以字

章指言篤志此二字考文古本作義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

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言義於仁閩監毛三本仁誤人按章指作篤志於仁此文義字亦當是篤之誤

然後無乃廢滅之矣閩本同監毛本刪無字

蓋唐與賢監毛本同案唐下應有虞字

孟子曰否不然按不字衍文說見上

否不是也按此當同前後章作否不也不如是也奪三字

不一眴視也毛本眴誤盼

囂囂然曰音義出鄒蹠盡心上同

囂囂然自得之志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然字

欲就湯聘岳本及各本並同宋本聘作幣

覺悟此未知之民廖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誤脫覺字孔本誤脫此字

自任之重如此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作其

而有正天下者也孔本也改乎案也邪古字通用改乎非

歸潔其身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石經廖本孔本韓本潔作

去焉能浼我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去作云是也閩監毛三本作爾非

歸潔於身不汚已而已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潔於身作於身潔考文古本與宋本同潔作潔

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

雖千匹之多

閩監毛三本匹作駟

莊公二十二年

閩本同監毛本二十改三十是也

造皆始也

閩監毛三本造下增載字

也在安邑之西

閩監毛三本也改地是

有人以孔子孫然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孫作為是也閩監毛三本孫然作主於非

孟子曰否不然也

按不字衍文說見前

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爾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

但字爾作也

退以義

宋本以作應

是為無義無命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者

遭宋桓司馬

石經桓作桓

主司城貞子

石經貞諱正

瘠環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

得見稱為聖人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

考文古本作違節不違貞

性孔本韓本考文故孟足利本子辯之正其大義也引古本作信

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秦繆作繆公孔本韓本繆下有公字不作否非

孟子曰否不然按不字衍文

為設此言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為之設此言考文古本無也字

諫之考文古本無之字

而假晉道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

而已傳相傳傳之誤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正作傳是也閩監毛三本作輔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已作

以

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

合而違正也

此孟子所以據且云焉閩監毛三本且改而

孟子注疏卷九下校勘記

奉新趙儀吉校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上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為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
一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
天高不可階它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
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授之以爵四章言聖
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合則去亦不淹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能
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
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
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
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凡
此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
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
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

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

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絜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也

說與上同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

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

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

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

孔子

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

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

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漸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

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

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

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

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

條理也

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

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

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始之使條理終

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

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

者聖之事也智者智理物智譬則巧也聖譬則

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

爾力也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

之有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

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

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疏孟子曰伯

力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

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

者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潔其身不

上篇詳矣此言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潔其身不

欲以亂色留於明姦聲留於聰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

頑貪之夫莫不變而為廉潔之人懦弱之夫莫不變而為能

有立其剛志也聞下惠之和風者莫不變鄙狹而為寬博變

淺薄而為敦厚也孔子之去齊至孔子也言孔子之去齊急

遲遲而不及炊而即行以其避惡故如是也去魯國則曰

子所生於魯國故為父母之國也大抵孔子量時適變其去

國可以速則速故於齊不待炊而行也此國則處之故未嘗

之故於魯國所以遲遲吾行也其君則任之故有行可際可公養之

仕也凡如此者故曰孔子如是也孟子曰至非爾力也孟子

又曰伯夷之行為聖人之清者也是其不以物汚其已而成

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為聖人之任者也是其樂於自為而

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柳下惠之行為聖人之和者也是其不

是其所行之物而無有所擇也唯孔子者獨為聖人之時者也

南子見所不見陽貨敬所不敬是孔子之和而不至下惠一
於和也然則伯夷伊尹下惠是皆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
而孟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伯夷伊尹下惠各承其時之有
弊不得方伯夷之時天下多進退而伯夷所以如是潔已
成者方伊尹之時天下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如是而以
不為已任方下惠之時天下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如是
天下為已任方下惠之時天下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如是
如是俯身而救之同眾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下惠承伯
夷之弊而救之同眾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下惠承伯
伊尹下惠救時弊如此可謂為聖者耶雖然孟子取為三
聖其言又不無意於其間也言伯夷但聖之清者也以其取
清而言之矣伊尹但聖之任者也以其取任而言之矣下惠
但聖之和者也以其取和而言之矣孔子之聖則以時也其
時為言以謂時然則無可無不可故謂之集其大成又非
止於一偏而已故孟子於下又取金聲玉振而論之也言集
大成者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如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
聲始則隆而終則殺者也如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能任
而不能和而終始如一而無隆殺者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
也言玉振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者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
和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以其孔子能清能任能

聲之隆而能清能任能和其終且如玉振無隆殺又能清而
且任而且和而且清而有始有終如一者也然則孟子於
此且合金聲玉振之條理而喻歸于孔子是其宜也然而始
條理者是為智者之事也終條理者是為聖人之事也以智
者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巧也以聖人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力
也如射於百步之外為遠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有力
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也以其人之巧耳此譬伯夷伊尹
下惠但如射於百步之外能至而不能中孔子於射能至又
能中者也蓋能至亦射之外能至而不能中孔子於射能至又
善者也能清能任能和是聖人之善者矣而能至能中者又備其善
理又解金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
者耳蓋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
注夏姬鄭聲○正義曰云夏姬者按史記云夏姬夏徵舒之
母陳大夫御叔之妻三為王后二為夫人納之者無不迷惑
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其通於夏姬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
公及申公蓋將夏姬來奔於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凡此
是也云鄭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注伯夷清伊尹任柳下
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正義曰已說於上篇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

祿也如之何

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

孟子曰其

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

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也略龐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矣天子一位公二位侯一位伯一位子

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

君

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

位凡六等

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

天子之制地方千

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凡此

四等制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天

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

子男

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

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

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次國地方

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

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伯為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

小國地

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為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
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
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
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
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
除吏疏北宮至為差。正義曰此章言聖人制祿上下等
也。託言其大綱以答北宮錡之問也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
祿也如之何者北宮錡問孟子以謂周家班列其爵祿高下
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嘗聞其略也
者孟子答之謂其詳悉則不可得而聞諸侯放恣憎惡其法

度有妨於己之所為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軻也
但嘗聞得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此皆孟子言周室班爵
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為
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候於外以
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
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
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
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
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皆出命足
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
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焉
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
自國君所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皆孟子所謂班君臣
之節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土地之等
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不方千里則無
以待天下之諸侯故也公侯故早於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廣
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伯又早於公侯子男又早
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莫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凡是四

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瑞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
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通則謂之附
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
此言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地之制也周禮上公九命侯
伯七命子男五命大夫三命元士二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鄭
玄云王之土三命則元士者即上士也蓋以六命之卿其
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視五命之子男
視七命之伯以二命之元士其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而
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
侯之國是為大國者為大國之祿十分之一也卿所居之祿
倍於卿而卿之祿是為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卿所居之祿
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為居於君祿四分之一也大夫
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士之祿是為居於君祿二分之二
一也中士下士亦皆轉為相倍而上下之祿是為居於君祿
者蓋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
不命於天子國君者未命為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
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為無庸也而祿且足以代其耕矣次國
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伯之國是
為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
祿相為倍差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以代其耕矣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子男
者是為小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
祿足以代其耕亦然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
夫食九人上食八人中食七人中食六人下食五人庶
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蓋耕者所得一夫一婦佃田百
畝而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之穀足以食
養其九口上食八人中食七人中食六人下食五人食
人其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亦如農夫有上中下之次有
此五等矣若今之斗食佐史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祿
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
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孟子不合者蓋以
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商之制也王制云公侯
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
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而孟子不言田而言地者蓋祿以田為
主王制主於分田以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
為至此所以有田地之異也王制云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
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元士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
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視不同
者亦以周制與夏商之制不同也孟子所以不言天子之公
受地視侯而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舉卑

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
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變時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是宜孟
子但言其大綱而其詳所以未之聞也○注公侯之國為大
國至代耕也又自伯為次國至三分之一也又子男為小國
至二分之二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方千
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八
州凡二百一十國鄭氏云立大國三十少卿也名山大澤不
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矣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
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
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四九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
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
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
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
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
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
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
也又云大國三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

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
人然而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
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制爾故三十里之國自二十
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是大國之制如此也自二十里
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自九
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為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
大抵上綦於大國下綦於小國其地雖廣狹不同其祿雖多
寡有異及君之所受均十鄉之祿而已自鄉以下至於士其
祿各相殺以一此鄉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大夫居於卿祿
四分之一上士居大夫祿二分之二也其間王制周官與孟子
雖有不合者亦於前言其大槩也○注獲得也一夫一婦佃
田百畝至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正義曰古者制民之
產以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此耕者之所得所以一
夫受田百畝也王制云農夫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
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鄭氏
以謂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其說是矣
然孟子言上農夫食九人上食八人下農夫食五人鄭氏
人下食五人凡三等又與此異蓋以周禮以一易再易不易
之地言之所以有三等孟子王制論所入食人之衆寡此所

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上農夫食九
人上次食八人者蓋上農夫足以食九人而其家七人者亦
得以受之此民所以有餘財自七人以下則不得以受上地
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則庶
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其多寡之數一
視五等農夫為差而班祿亦不外此
萬章問曰敢問
友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

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

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為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

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

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

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

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

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

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

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

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

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

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

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

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

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
夫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其天職矣

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尙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

為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用下

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

其義一也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疏曰至其

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

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為法者也萬章問曰敢問友者是萬

章問孟子為朋友之道如何也孟子曰至挾也孟子答之以

謂不挾戴年長又不挾戴其貴勢抑又不挾戴其兄弟有富

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有挾戴其勢而

友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孟子又言孟獻子

魯卿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也有友五人焉其二人曰樂正

襄牧仲其三人則我忘其姓名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是

友也以此五人無獻子之家富貴也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

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為之友矣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

故也獻子與之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而忘

己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為友者亦所謂樂己之道而忘

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為小國之君亦有如

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

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不足為之師友但事我者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如是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矣晉平公

者乃大國之君也嘗往於亥唐之家亥唐言人則入其門言

坐則坐言食則食雖蔬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蓋為不

敢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而平公弗能與之其

天位也又弗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不與食其天祿也且職

位祿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天之所授於人也故云國君

之位必曰天位云職必曰天職云祿則曰天祿耳言平公以

身禮下之是士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以

上如舜之上見於堯故欽堯為友是謂貴其貴用上敬下如堯館于貳室故欽舜而與之為友是謂尊其賢貴貴尊賢禮皆所尚故曰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蓋獻子有五人者左傳趙簡子云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豈謂此五人者乎然亦名字則未之詳○注妻父曰外舅○正義曰此蓋案禮記而云也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上



而精嘉萬中又書
用而謹禮藏中精

南昌縣知縣陳煦棻

孟子注疏卷十上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橫民之所止

音義云橫或作總

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差作嗟山井鼎云非

至於數四

考文古本四作回非也

蓋其留意者也

浦鐘云留監本誤酉

而有美色者

監本而誤甬

頑貪之夫

監本貪誤食

懦弱之人

監本懦誤儒

遲遲吾行也

石經遲作遲

始條理也

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

集先聖之大道

宋本道誤首

故如金者之有殺

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者作聲閩監毛三本作音

終始如一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終始作始終

智者智理物

考文古本同山并鼎云恐非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下智作知

聖人終始同

宋本同作何

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上有以字猶作由下猶同

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

高故不可階他人丘陵丘陵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

也

聞下惠之和風者

閩本同監毛本下上增柳字下並同惟柳下惠之行柳字非監毛增

孟子名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

龕也

廖本龕作麤。案麤龕正俗字

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無矣字

下至於士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公侯皆方百里

考文古本皆有地字

所受采地之制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也字

士不得耕

宋本土作上非

章指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

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荅北宮子之問

晉平公於亥唐也

廖本閩本同監毛二本孔本韓本於上有之字石經此經漫漶

如晉平公者也

岳本及諸本同宋本無也字

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嘗作當
廖本晉作者孔本韓文考文

古本同廖本嘗作常是

非王公尊賢也

石經廖本閩本同監毛本孔本韓本尊上有
之字

皆天之所以授賢者

岳本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
本同監毛本誤脫所字

迭為賓主

音義出迭為張云或作佚誤接佚字不誤古乃通
用

堯亦就享舜之所設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享作
饗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古本而作之

用下敬上

石經敬諱欽下同

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

行千載為法者也

孟子注疏卷十上按勘記

奉新趙儀吉校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下

趙氏注

萬章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為可也

孟子

曰恭也

當執恭敬為心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

萬章問卻不受

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

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

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孟子曰今尊者

賜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曰請無

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

以他辭無受不可乎

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

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矣

孟子言其來交求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其可受之也

萬章曰

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

以禮斯可受禦與

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

曰

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畏死凡民罔不

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

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

康叔封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閱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

問何說也

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欲受之

何說也君子謂孟子也

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

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

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

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

其賜乎

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人與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

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為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為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為況受其賜而不可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

萬章

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

曰事道也

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

事道奚獵

較也

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四方之食供簿正

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

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絕則為不敬故獵較以祭也

曰奚不去也

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為不去也

曰為之兆也兆足

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

淹也

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

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 孔子有見行可

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

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

養之仕也

行可冀可行道也魯鄉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

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

疏

萬章問曰

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留宿以答之也至公養之仕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者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萬章問孟子曰但當執恭敬之心也曰卻之接也孟子曰恭也孟子答之曰但當執恭敬之心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敬何哉萬章又問孟子曰但當執恭敬之心也曰卻之是為不恭敬然也何哉者是問孟子曰但當執恭敬之心也曰卻之者義乎至故弗卻也孟子又答之曰尊長賜之曰其所以日其所取此物寧以義取之乎不以義取之乎乃方受之以此是為不恭敬也但當受之不當問尊長所取不義則卻去之也謂宜受之故不可卻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至不可乎萬章又問曰如尊長賜已之物其所以請無以辭卻之至不可乎言不義之辭卻之但以已心卻去而不受為取民之不義也然後飾以他辭而不受不可乎故以此問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又答之曰其以物來交已以道理其接待於已亦以禮度此孔子受之矣言其如此受樂與萬章又問曰假使今有人以兵禦人於國門之外斯可以而奪得其貨物其來交已也以道理交之其餽賜已也亦以

禮度如此誠可以受禦奪之物與曰不可至如之何其受之
孟子又荅之以為不可受也且尚書康誥之篇有云殺於人
而取于貨譬然強暴為不畏死者雖凡之眾民無有不慙惡
之也如此者是不可不待教而後誅殺之者也言即殺之更不
必待其教命之後也如若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所
不辭也無他以其夏桀殷紂無道義當伐之而受其天下也
於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人而受物於人為之暴烈
如之何可受之言不可受此之餽也曰今之諸侯至敢問何
也萬章又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以其道亦如禦人而奪
貨者也苟善其禮以交接之斯君子且受之敢問何謂也曰
子以為有王者作至而況受其賜乎孟子又謂萬章曰子今
以為後如有王者興作將比今之諸侯無道而盡誅之乎其
待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待教之不改者也夫所謂
非其所有而取之者是為盜也如充取民賦稅之類至大過
者但為盜之盡耳亦未為盜者也故曰夫所謂非其有而取之
謂今之諸侯雖取於民不以義然而受教之猶庶幾能省刑
罰薄稅斂為善政也此固在所教而不誅今萬章乃曰今之
諸侯猶禦也殊不知與禦人之元惡不待教而誅者異矣然
則萬章之所問乃云此者是其繆也宜孟子荅之此耳孔子

禽獸然而獵較而孔子猶尚可為而況受其賜而乃為不可
也言此者但有道理以交接則可受而不可辭卻也曰然則
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是孔子之仕
為仕也非欲事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荅之曰孔子之仕
是欲行其道也事道與曰事道也孟子又問曰孔子之仕
其道何以田獵較奪禽獸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
之食供簿正孟子又荅之曰孔子所以獵較者以其孔子仕
於衰世不可以卒暴更變故先且即簿書而正宗廟之祭器
既欲正其祭器又不以四方之珍食難常有之恐後人無珍食
而供簿正耳然孔子必以獵較禽獸而供簿正祭器所以獵較
以供四方之珍食者但為四方珍食難常有之恐後人無珍食
以四方之珍食者但為四方珍食難常有之恐後人無珍食
問曰言孔子既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更變以行其道何為而
不去而莫仕也曰為之兆也至淹也者孟子又荅之曰孔子
所以不去而莫仕也曰為之兆也至淹也者孟子又荅之曰孔子
獵較為兆既足以行之矣而君乃不行之者孔子然後去之
也如此是以孔子歷聘未嘗有於一國得終三年淹留而不
去也是其時君不行孔子之兆故也如得行其兆孔子遂大
行其道以輔佐其君雖留而弗去可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至公養之仕也孟子又因而言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如於魯卿季桓子再三時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又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凡此是孔子有見行可之仕也其見既行之後乃且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孰謂非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乎於衛靈公是際可之仕也今按世家又云衛靈公問孔子來喜郊迎問伐蒲之事後又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凡此是孔子有際可之仕也以其接遇孔子而孔子因言之此又孰謂非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衛孝公為公養之仕者史記諸家於衛靈公無孝公所請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紀孔子則亦衛靈公也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故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則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也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

公即位之三十八年也問陳之時則即位之四十三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注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正義曰案尚書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孔安國傳云命康叔之誥康叔內國名叔封字也云殺越人于貨賢不畏死凡民罔弗慙注云殺人顛越人於是取貨利賢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釋云越于也於也○注諸侯滅國五十○正義曰此蓋據經之文也已在滕文公之篇說焉○注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至答之○正義曰左傳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杜預云季孫斯也云衛孝公養賢者之禮養孔子不知何據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

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仕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

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

富居貧 顯之位無求重祿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

乎宜乎抱關擊柝 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 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

推之也或曰耕行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

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也

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

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

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

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

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

子祿仕者不處大位

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孟子

曰仕非為貧至道不行恥也孟子言為仕者志在欲行其道

以濟生民非為家貧乏財故為仕也然而家貧親老而任者

亦有時而為貧也娶妻志在為繼嗣以傳業非為其欲奉養

其已故娶妻也然而有以親執釜爨不擇妻而娶者是娶妻

亦有時乎為養也然而以孟子於此乃言娶妻之謂者蓋妻亦

臣之喻故因言為仕而帶言之也所以於下文不復敘之而

獨繼之以為貧而言也言為貧者不苟貧但免朝不食夕不

食飢餓不能出門戶足矣高爵非所慕也故辭其尊而處卑

重祿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處貧凡此者以其爵有尊卑祿

有多寡故然也以其祿之少者則又以貧言之非所謂家貧

之貧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言辭尊而處卑辭富而居

貧是安所而宜之乎言抱關擊柝者是也抱關擊柝之職乃

監門守禦之吏也擊柝者所以擊關門之木以警寇也以其

是爵之卑祿之貧者也故曰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引孔子

而證之言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但為委吏以掌倉庾又嘗為

乘田之吏以掌苑囿主芻牧也為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多

少斯已矣未嘗侵官犯分也為乘田之助吏則曰牛羊茁壯

肥長斯已矣又未嘗侵官犯分也是皆但為稱職耳孟子於

此遂因言之曰如位處卑而言在高位者是罪之極也如立

乎人之朝而道不得行者君子之所恥辱也孔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及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此之謂也

親老而仕至娶者正義曰傳云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

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是其意歟注傳曰魯擊柝聞

於邾正義曰已說在敘篇注孔子至道也正義曰案

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史而料量平嘗為司職

吏而畜息蕃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是其事也云詩云

彼茁者葭注云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言蘆之始出者

萬

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託寄也謂若寄公食孟

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

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萬

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士窮而無祿君餽曰受

之孟子曰受之何義也萬章曰受曰君之於氓也

國周之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曰周之則受賜之

則不受何也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

禮賜橫也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料也賜者謂曰不敢也

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

食於上祿士不仕自

以不任職事而空受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

乎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曰繆公

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餒蓋自是臺無餽也

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道

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標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

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餒餒子思名也

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

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悅賢不能舉又不能

養也可謂悅賢乎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

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

養終竟之豈可

謂能悅賢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

謂能悅賢也

謂養矣

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

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

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

道也

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厨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

君命者欲使賢者不吝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

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

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

疏

萬章曰至尊賢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

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背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引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

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至非禮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

不敢也如諸侯失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士之託於

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失國不得繼世而託食祿於諸侯

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以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於諸

侯有賓道焉士之於諸侯則臣道也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

如託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萬章又

問孟子士既窮而無祿如國君餽賜之以粟則受之乎曰

受之孟子以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問受之是何

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孟子又答云君之於民固當矜

其窮乏況為士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又問

謂國君周之則受之也君所賜則不受是如之何曰不敢也

孟子又答之以為是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又以

此問之曰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又答之曰抱關擊柝為

監門之吏者是皆有常職事可以食於君也如士者是無常

職事若空見賜於君者是以為不恭故不敢受也以其受與

不受特在義之而已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

又問以謂國君餽之以粟則可以受之不知可以常繼乎而

君命如是之煩故憤而不喜悅於卒末後復來餽之時子思乃麾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嚮北稽首再拜辭之而不受曰至今而後乃知魯君以犬馬畜養其後也彼曾子自稱其名也蓋自子思如是辭之之後僕臣臺從此不持餽來也孟子於此又因而譏繆公既能悅其子思之賢而不能舉而用之又不能以祿養之可謂為能悅賢者乎言不可為悅賢之君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欲養賢如之何可以謂之養也曰以君命賜行禮拜而受之其後倉庾之吏繼其粟將盡又送餽之厨宰之人繼送其肉而不絕又不以君命欲使賢者不答以敬以是為優其養所以非繆公以為鼎肉使已數數拜而僕僕然也僕僕即煩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賢之道也且堯帝於舜也乃使九男事之二女焉女者以女嫁人謂之女也又以百官牛羊舍廩備以養舜於畎畝側微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則為王公大人所以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以譏繆公不能舉用子思徒使鼎肉有迫子思之煩猥也抑又所以救時之弊者焉○注託寄也謂若寄公○正義曰案禮記大喪服云君之喪未斂為寄公者是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

義也

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也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

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

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之曰草

莽之臣莽亦草也庶眾也庶眾之人未得為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為臣則不敢見之禮也萬章

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

見之何也

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月往見何也

曰往役義也

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

孟子曰庶

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為欲見而召之曰為其多聞

也為其賢也

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

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

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

而召之也

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

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

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

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

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

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召之乎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

取非其招不往也

已說於上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萬章

問招虞人當何用也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

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注旌首者

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

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以貴者之招招賤人

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

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

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而入乎閉

禮也

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

所視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効君子守死善

道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

非與

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為之非與

曰孔子當仕有官職

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召之

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疏

萬章曰此章言

君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者也萬章曰政問不見諸侯何義也萬章問孟子所以不見諸侯其義謂何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至禮也孟子答之以謂凡在都邑謂之市井之臣在郊野謂之草莽之臣然摠而言之皆謂之眾庶之人如眾庶之人未得傳質為臣者故不敢就見於君也以其無禮也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世子執纁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為贊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於君召之給役則庶人往就其役事今君欲見召之乃不往者是如之何也萬章見齊王召孟子孟子不往所以有是問之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孟子答之曰庶人往應其役是其義當往也以其庶人於君其法當為之役故也往而見君者是不義也以其庶人非臣也義不

義曰此詩蓋刺亂之詩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作是詩故云大東注云如砥貢財子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君子皆法倣履而行之其如砥矢之平直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也。注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至豈可見也。正義曰語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為中都宰以其有官職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此乃國風東方未明之章文也箋云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也云伊尹三聘而後就湯孟子云湯三使往聘之是其文也云沮溺耦耕接輿佯狂按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鄭注云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蓋楚狂與是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趙注引而證其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

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

鄉鄉人之善者國一國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為疇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

友也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

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

疏孟子至尚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茂者也孟子謂萬章曰至是尚友也孟子謂萬

章言一鄉之中有其善者所友斯亦一鄉之善士者也天下於四海之內

之中有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者也如友天下之善士

者為未足以極其善道則又上論古之人而頌歌其詩看讀

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之人可以友也乎然猶未知其人之

可友也抑又當論其所居之世如何耳能以此乃尚友

之道也孟子所以謂之以此者蓋欲教當時之人尚友也孔

子云無友不如己者與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

與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間也王問何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當往見君故也且君之欲見之也者何為也哉孟子又以此

問萬章言且國君所欲見之者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

其賢也萬章荅之曰君之所以欲見之者是多聞又為其

賢有德也曰為其多聞也至而召之也孟子又曰如是為其

多聞也者則雖天子亦且不召其師而況諸侯可召而見之

乎如是賢為有其德也則我未曾聞知有欲見賢者而以召

之也繆公亟見子思至不往也孟子又引繆公而證之言魯

繆公數數見於子思乃曰古者千乘之國君以友其士何如

子思遂愠而不喜曰古之人有言曰見賢人則當事矣豈嘗

云友之乎然而子思所以不悅者其意豈不謂以位推之則

子思為君尊矣而我則臣下也何敢與君為之交友也以有

德論之則子思為我為子之師也奚可以與我為友是則于乘

之國君求賢者與之為友而尚且不往也說於上篇矣此更不

即不以禮之謂也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至小人所視孟子又
言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是若欲人入其門而反
閉其門也如此尚何可得而見之乎夫義是若路也禮若門
也惟君子之人能由行此義之路出入此禮之門上今乃反
塞其義路而閉其禮門使君子何由而出入哉此孟子亦即
此謂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乃欲召之則賢尚可得而見邪
而小雅大東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箭之直也君子
亦所常履行此平直之道而為小人所常視而則法之矣然
以此證之者蓋謂賢人所以不往見於諸侯者是所守以義
而為衆人所矜式耳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
孔子非與萬章又問孟子以謂孔子常於君命召則不敢坐
待駕而後行如此則孔子誠為非與曰孔子所以不俟駕而行者以
其當於為仕有官職而國君以其官而召之也豈得為非耶
○注質執雉之屬○正義曰已說於前矣○注孟子曰至首
者○正義曰案士冠禮注云皮弁以自鹿為之象舊禮圖云
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
以田故也又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為旂通帛為旛析羽為
旌鄭注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皆五采繫之於
旌旌之上所謂注旄於首是也○注詩小雅至善道也○正

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為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

卿問貴戚之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

則易位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若不聽則欲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貴者王勃然變

乎色王聞此言愠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

敢不以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王色定然後

請問異姓之卿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何也曰君有過則

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不從王而待旅遂不聽之則去而

之他齊宣至則去○正義曰此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

國也疏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者也齊宣王問卿是齊王

問孟子為卿者如之何也孟子曰王何卿之問孟子答之以

謂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宣王見孟子以為問何卿故

問之曰然是卿有不同而異之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

姓之卿孟子又答之曰卿不同也以其有貴戚內外親族之

卿有異姓有貴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宣王又問貴戚之卿是如之何也曰君有過謬則諫諍以至反覆數諫君不聽從則欲更易君位更立其君者也王勃然變乎色宣王聞此言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又曰王勿怪異我之言也王之所以問王見孟子此言顏色遂解而心且安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宣其異姓之卿是如之何曰君有過則諫諍之而反覆數諫而去聽從則去而之他國者是也如紂之無道微子比干諫而不聽一則雖為之見剖一則抱祭器而從周伊尹發於有莘之野而為殷湯興治天下蓋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子以是而告齊王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下



南昌縣知縣陳煦葉

孟子注疏卷十下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當執何心為可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也作者

卻之卻之為不恭

閩本同監毛二本孔本韓本卻作卻音義出卻之云或作卻誤案卻字从口說文曰

卻也俗作却卻者邑名字从邑經傳亦借為隙字

其來交求己以道理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交求作求交

蓋言其可受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言可受也足利本無之也二字

字

殷受夏周受殷

石經殷諱作商

皆於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皆誤者

於今為烈烈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下烈作然

孟子注疏卷十下按勘記

君子欲受之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欲作且受上重受字考文古本同孔本無且字

謂孟子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也字

知後王者

諸本同廖本監本毛本王作正誤

今大盡耳

宋本耳作甘

孔子先簿正祭器

音義云簿本多作薄誤

乏絕

監毛二本乏誤之玩爲疏本用此誤本

何爲不去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占其事始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始誤治

於季桓子

石經桓作桓

孔子故宿留以答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考文古本無孔子二字廖本也作矣孔本

韓本無孔子二字也作矣足利本無之字

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推之也

考文古本推作推案音義出推字作推非也

行夜

按行字如月令出行田原之行經典釋文皆下孟反孫不爲音非也

菑菑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一菑字

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者取

考文古本作處

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

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固當周其窮乏

岳本及各本同宋本當作常

士窮居周之則受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居作君

稟貧民之常料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料作科是也
閩監毛三本稟作廩。按作廩非也說
文曰稟賜穀也淺人多譌稟為廩

可食於上祿孔本韓本祿作有

而常來致之乎廖本常作當案常是毛本同

以君命道故不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古本道作煩足利本作以為君命煩

故不悅案煩是

君以犬馬畜彼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
無以字

愠恨也玩此三字似經文有奪抑注文作繆公愠恨也五
字今本行二字耳

章指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

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宏孔本韓
本作閔

也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伋曾子自稱其名也案曾子當作子思

謂都邑也孔本無也字

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閩監毛三本同廖
本考文古本作故

曰市井之人在野野居之人孔本韓本同廖本上人作臣

庶眾之人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庶眾
作眾庶

則往供役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
役字

不月往見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月作肯是也閩
監毛三本作自亦非

欲見而召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
欲見之而召之也

而可往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
也字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石經焉下有哉字無其字

註旄首者者 註當作注下者字衍宋本岳本廖本考文古本

孔本韓本作注旄干首者 ○按作干是也古多假干爲竿

是不以禮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何得而入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何作可

如閉禮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如作山孔本作猶

周道如底 按底字誤也當作底說文底柔石也从厂氏聲或

孟子言孔子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章指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

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
可見也 孔本作乎

一國之善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四海之內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

詩歌國近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國近

章指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

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命爲王卿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更立親戚之貴者 宋本岳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

諫君不從王而待旅遂不聽之 廖本考文古本王作三旅

本韓本同廖本三作去閩監毛三本作諫君反覆諫君而君遂不聽之非也

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伊發有莘為殷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

齊宣至則去閩監本同毛本宣下增王字

孟子注疏卷十下按勘記

奉新趙儀吉按

